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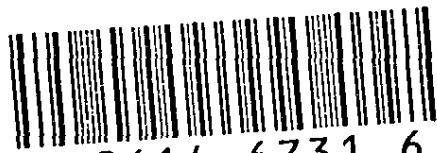
菟麗園隨筆

菟麗園隨筆自序

人生百年有如朝露陽景一出晞滅無痕此百年中倏而孩童倏而少壯倏而衰老三種時期歷歷如在目前而已白駒過隙曾不須臾少留思之有不驚心動魄愴然以悲者乎是以人生於世須留遺迹古人稱三不朽立德立功尚矣卽立言亦烏可少者特身爲巾幗嘉謀彙訓無敢攀援爰將親所見聞及本身所歷之因果事實善惡報應據實以書彙而存之以餉世人又懼人之視爲陳言腐語厭於觀覽則屢以可泣可歌之趣事逸聞醒人心目庶酒後茶餘足資談說其文筆雖陋劣而心志則良苦讀者幸勿以此譏之也

時民國三十年舊十月齊州女布衣呂美蓀自序於青島

一



3 0614 6731 6



薊麗園隨筆目錄

洪範五福無貴字說

意動召鬼

張國色

張季直殿撰

肅親王喀喇沁王

記先大夫葬親事

康有為梁啓超

邵松年太史

清乾隆年博學鴻詞科試卷

外王母嚴太夫人從母余太夫人孝行

曾文正公好諧謔

李同報恩

瞻拜故宮

誨盜誨淫之小說著者皆有惡報

歐羅巴洲

償雞價

蔡總兵

方御史夫人

蔣夫人示夢繼室

楊深秀侍御

南通劉氏園女狐

水郎中

麥大人

不孝

周子固女觀察

陸壽峯為冥間夙債司神

二士奪婚

觀世音菩薩顯示聖容

一

85728  
450  
3

歪嘴秀才

果報

某鎮守使夫人

山陽李某

葉德輝太史

李雲慶太史

老婦

馬錫仁成神

趙次山將軍

嚴太公

清代士子考試制度

來安武寅齋太守

涂宗瀛制軍

徐太史女孫

厲三公子

自記免於火難

趙啓霖侍御

亡婢喜子

合肥王謙齋

強盜誤殺

詩妓李蘋香名妓賽金花

光緒三旬萬壽燈聯

某主事

濟南名醫楊硯農

王進士

塗山公

呂文節公

先靈來饗

畫村詞人

王夫人

金龍公主

轉生爲豬三則

費仲深遺詩

蔣觀雲先生

迂拘爲害

錄拙集勸麗園詩

何東夫人生西記

贈范紫田詩并序

鬼索冥銀

姚幽蘭

借屍還魂

嚴幾道

清道人

林畏廬

聽琴

美蓀自記三生

賊有急智

庖廚戒殺

孝子作閻羅

母妹陰靈

感義詩上樊樊山先生增祥

某氏子

盧選卿

來安陳夫人

紀舅氏嚴朗軒太守幼時事

清季文文忠公 慶孝子

## 本書勘誤表

自序一頁四行四字爲彝  
一頁十二行十字爲光  
五頁十二行四字爲焉  
八頁六行三十字爲眷  
八頁十二行二十二字爲漢  
十三頁二行九字爲苦  
十五頁三行十二字爲齋  
二十六頁六行八字爲夢  
二十七頁四行十字爲喜  
三十一頁一行八字爲洵  
三十一頁二行三十一字爲敞  
五十六頁十行一字爲之  
七十三頁八行二十三字爲租  
八十八頁十一行二十九字爲撲  
九十四頁三行二十三字爲壤

菀麗園隨筆

洪範五福無貴字說

齊州女布衣呂美蓀編

繫古往哲先賢著論立說必洞窺世情見理深遠一言垂世使人參悟無窮誠觀洪範五福而無貴字非遺漏也蓋貴爲勞苦之因君之受命於天士之受命於朝同爲焦思殫慮苦其心志實勝勞其筋骨故貴非福也夫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人生於世必先有壽非求彭篒之長命也使得多見萬事萬物以及子孫之長養足矣壽而凍餒豈得謂福故其次必富富者非家有銅山金穴之謂也衣食足給冬裘而夏葛飯軟而茶甘足矣壽富皆備疾病侵尋纏綿牀榻食必進以參苓侍必廣列僮僕又或家室勃谿子孫頑劣因之幽憂爲疾不得一日安甯豈非壽而且富之罪人乎故體健而神清妻賢而子順足矣壽富康甯又皆備而其人癡愚闇拙不知爲善之足樂修己之無慚天爵之可貴蚩蚩然如鹿豕雖飽膏粱安居處又焉貴乎其爲人耶必也德行是修鄉里稱善方不負其爲人也及乎耄耋旣至筋力盡精氣枯壽命終安然瞑目而去毫無苦痛呻吟人弔之曰喜喪羣譽之曰福備此所以稱爲五福者也至於貴之爲苦不可勝言是以巢由洗耳嚴助加腹彼知帝王之爲貴不可歆羨也至於二疏之樂解組五柳之畏折腰此又敝屣尊榮之次而又次者焉世未有貴擁人爵晏然高坐於堂皇拱默無



爲而爲萬衆所尊仰者大貴大勞小貴小勞受命之士文者心血枯於計畫武者體汗竭於盛戈在他人視之赫赫非不榮顯而一己當之其勞苦隱痛誠有難言者矣此皆貴之爲害故往哲先賢察之至明畏之至極而不列貴字於五福之內者歟附打油詩以見衡門處士之樂新絮棉衣能暖躬人稱不富尙非窮心田種福甯求報口角噓春豈爲功柴米也如珠桂重公卿慵遣姓名通老軀頑健加餐飯笑比黃牛嚼草同聖賢拜罷禮瞿曇早晚心香一炷拈五戒殺偷淫妄酒三餐蔬筍米油鹽庭蒿長處慵芟梁燕歸時自捲簾天爵在躬真可貴笑着裋褐亦尊嚴數間老屋樹杈杈爲數閒居樂事奢粟火稀煨新白米醬油香拌嫩黃瓜膝前兒女團圍聚座上親朋笑語譁百歲山邱吾去也不勞僧送着袈裟百年原是一浮漚切莫逢人結怨仇積善終能因果美遺金何用子孫憂不須冥吏呼枷鎖自向閻君拜冕旒富貴轉生卿願否惟求風月永優遊

### 意勳召鬼

山東安邱進士趙君孝陸博學多聞人極風雅喜填詞出入於屯田草窗之間與余爲文字交其談一事頗奇異當曾文正公剿洪楊時軍次某地賊盡逃整軍入城屋半焚燬久之方覓得一駐劄處其幕僚人等入居一古寺其前一進屋爲一刑幕某辦公室餘人則散處旁一大院內最後一進爲停放靈柩之所有矮垣一道隔之通一門而門堅閉一日

衆相戲以朱紅色塗錢數十枚潛用巾裹之隔牆拋於後院曰入夜孰能越牆取還當醪  
資備酒肴爲賀有膽壯者竟取之出衆於是轟飲爲樂因請刑幕入席幕問因何歡飲若  
是衆語以故幕微哂曰是何難哉取錢者以爲輕己思有以報之向夕外出將覓乞丐飾  
以爲鬼以驚恐之時月明夜靜路無行人遙遙似有一臥地者趨視之貌甚獠惡問之則  
曰人民與賊盡逃無所得食餓待斃矣取錢者曰吾欲恐嚇一人與汝錢千文以土塗面  
吾卽返誘其人外出汝乘間潛入古寺之第一進左首一室伏匿其牀下待其入吾於窗  
外輕叩三響汝卽突出立其前以恐怖之餓者曰寺門有禁其何能入曰吾解所佩出入  
之腰牌與爾爲證持示衛兵入無阻也語畢卽返親邀刑幕入己室閒話及柝擊三更刑  
幕返室攤公牘於案手捧水烟筒而覽之取錢者潛邀諸同事伏於窗外以舌舐紙而窺  
響三作燈光忽變爲暗碧而牀下人弗出因再重叩擊之幕仰面對窗凝視忽一厲鬼立  
案前面黎黑而七竅皆出碧火燄聞幕叱曰吾知爾之來意甚惡吾正閱此卷其何能應  
爾之求然不應知吾之命休矣語已燈光忽暗幕口吹吸烟之紙煤以燭鬼面隨有巨聲  
轟然燈亦立滅衆大驚急入視之幕仍手捧烟筒坐於椅死矣搜檢室內迄無一人蓋取  
錢者一念之動鬼卽感應而來餓者其鬼之幻形歟至刑幕致死之由與其叱鬼之語則  
莫能明耳

## 張國色

四

張夫人國色非其名以其在太平天國宮掖中衆譽其美無上下而稱謂之也始本維揚士家女博經史而能文章年逾笄待字閨中太平軍至揚爲所獲將犯之夫人曰以吾之貌與才而污君輩使天王知之諸君尙望連脰以活乎曷獻之必邀重賞兵士白於主帥亦以爲然遂令服錦繡飫膏粱水陸兼程進於金陵僞宮洪秀全驚爲天人將使之備掖庭之選夫人恐不免乃謁見洪妻載拜而泣曰婢子不才蒙天王將選充後庭執箕帚天后慈祥吾母也敢奪母之寵乎天王之命死不敢從惟天后矜全之洪妻見其貌而妬從心起聆其言而喜從計生乃執其柔荑之手溫慰之曰老奴甫登九五天命尙未全歸便思選納妃嬪待相見吾將唾責之否則卽攜太子返金田祝髮空門耳顧左右曰此好女子吾命以官使之巡視內廷以察奸宄速以冠服至立授職也左右以蠻靴小冠蟒服腰玉進洪妻親爲着之益顯媿媿之姿因拍其肩曰爾職在躬日爲吾義女可無慮矣並命宮中嫗婢羣拜賀夫人曰此爾輩諸執事之女官長恭謹服其指揮待其勞績洊升吾將納爲天國公主也夫人喜極涕零跪拜曰女臣不才仰邀慈眷何以圖報惟肝腦塗地是酬洪妻益悅賚賜珠玉錦繡至盈箱篋已而秀全入宮見其錦衣佩劍侍立后側若天女之伴鳩盤茶焉微聲歎息夫人亟趨秀全前叩首曰女臣張蒙天后擢用并謝天王之恩

秀全問誰爲引入洪妻曰侍衛王得祿秀全出呼王命斬之夫人在宮日夕勤於巡查被掠之諸婦女尤能以恩義結衆上下皆呼爲張國色而不名蓋慕而親之也一日秀全問之曰爾備職內廷於吾政事何有夫人凝思笑曰天王下問敢有啓奏滿清重男輕女殊悖西方之教今天王定都金陵亦已開科取士其能創開女科考取女狀頭不愈爲天朝增其盛事乎秀全喜卽任夫人爲閱卷女大臣檢文字之最佳者一卷進呈之取爲一甲第一名及拆彌封乃女子傅善祥也夫人命鼓樂送之出復使簪花結彩跨馬遊行於三山街之鬧市夫人因上表賀曰乾坤並重天朝創開男女二榜之科日月重光帝祚永興子孫萬年之運云云秀全益喜而納之之心益亟洪妻憾曰此尤物禍水不撥之終爲患也思爲之婚配又慮秀全藉口非其匹耦故尼止之時先外王父嚴公以名諸生赴金陵秋試洪軍突至遂被掠久陷僞宮潛刮金屑吞之腸胃盡傷血涔涔下秀全奇其貌知其才長揖請爲醫治使暫司筆札許愈後送還鄉里洪妻瞰秀全出戰未歸竟爲之指婚強使合卺馬吉夕嚴公謂夫人曰吾志終必離此爾能有一日與吾乘隙偕逃卽占琴瑟之好且吾有妻未卜死生倘其在將來爾屈居篷室可乎夫人垂涕以申盟矢居無何嚴公請令劍馳駿馬於郊外云遺寂寞夫人喬男子裝控轡以隨遂逃匿於百餘里外之民家已而曾忠襄公國荃以隧道攻克金陵秀全仰藥死其子福臨復爲清軍所獲太平天國

遂亡其僞八王亦爲李文忠公鴻章誘殺於蘇州自是根株盡絕嚴公乃攜夫人偕返故里以諸子之迎養赴京師其時久無意於場屋以戚友慫勸中光緒丙子北闈舉人逾年歿於京先外王母嚴太夫人年逾七十由京返里張夫人亦年近六十以嫡室諸子皆仕宦在勢宜屈乃易青布衣裙迓嫡夫人於大門外親扶之入展拜於堂晨夕侍膳問安有逾子職太夫人有時怒詈則必躬奉烟茶侍立不退久之執其手曰不圖爾之能賢一至於是爾吾妹也與之歡好有若同懷夫人無子女以嫡次子四品封地贈在世嘗語人曰洪秀全頗能禮賢下士懷度恢宏李秀成以學識輔佐之亦足比於子房伯溫天下事誠未可量及其末也諸王互相猜忌政亂於內將校四出殺掠民怨於外覆滅之由其在茲乎

張季直殿撰

南通州張太翁家甚貧以街頭收賣舊貨爲生一歲除夕風雪之夜荷擔將歸家度歲途經鄉野一村落聞婦人哭聲甚哀詢其鄰知夫死無以爲殮將舍子鬻身以葬其夫太翁憫之潛將鬻貨錢十餘圓由破窗口擲入竟行嫠婦因葬夫守子而不改嫁太翁之隱德多類是也後生三子長曰晉字退庵次曰審字齋庵中鄉榜後入廬江吳武壯公長慶戎幕武壯性剛直嚴厲一日因事縛鄉愚百餘人親鞫而斬之過半數矣時齋公遠室

徬徨如蟻旋火磨已而以掌擊案曰不往救非夫也倘不獲請命其襍被行乎因亟拉同幕某君二人並跪武壯案前武壯大驚扶之起問其故咸曰爲無知之愚民請命耳武壯爲之霽威遂止殺厥後嗇公大魁天下其仁德實又超過乃翁其同幕某似是朱曼君銘盤後亦以文學發迹身負盛名也民國十二年余居金陵嗇公招余往游南通至則見其地無棄利民有餘糧道塗坦平桑麻徧野無乞丐無襁縷人民詡爲南通王洵不誣也余寓其濠陽小築三日每晨六時卽與共食嘗見其頰上雪花膏堆集如春雪之未融又畫眉寬出毛際蓋天未明卽起燈下爲之也每食四簋火腿鋪四薄片飲湯不過三匙余苦之戲曰得無過廉乎公曰余飲食若是與人函札多借用他人致我之信拆其封面反糊之以寫地址姓名此所以號嗇庵也相與一笑時所辦鹽墾皆失利晚境不佳民國十四年年七十三卒余曾以先大夫所集地勝遺塵事天許作閒人一聯求之書迄今猶懸挂山廬其字腴潤有富貴氣象也

肅親王喀喇沁王

肅親王名善耆字艾堂其先代爲清太宗之子故封親王世襲罔替所謂鐵帽子王是也降及善耆光緒末任民政部尙書於革命黨人多所保全性嗜戲劇恆自登場其才出慶王下而人極和厚無可議也王之長妹葆淑舫格格適一公爵而早寡次妹嫁蒙古喀喇

沁王爲福晉余與淑舫格格有苔岑之好王召余晤談格格先語余曰王邸門戶數重司守者皆有官職君見之我曰某大人便當鞠躬爲禮余時年少氣盛未識禮數憤然作色曰此則可惟身廁女學界見王亦如是耳遂同往歷數門將入正廳門外已有公服侍立者二人爲之捲簾王便服小冠佇立以俟年貌若四十許及謁見一俯躬而已王讓坐於坑則謝未敢乃就中列方桌之左席王竟坐於末凡壺杯果盤皆銀製廳之四角羅列鼎彝名卉甚多北壁高懸金色牋巨大福字一軸則慈禧后御筆兩旁排列宮睿十餘人穠脂厚粉高髻錦袍其美豔富麗真天潢貴冑家之所獨有也小談請退王送及闕而止一日遇蒙古喀喇沁王於北京商務印書館王三年來京一朝貢福晉則就歸寧行月餘所過之地皆無水僅貯清泉數十瓶負於駱駝之背以備王夫婦及侍臣之飲餘人但賴駱駝之溺耳王面色黃雙目呆視而其脰甚短然頗能書寫一聯贈余曰秋月冰壺映懷抱汀蘭洲杜交芬芳下款喀喇沁王不書名圖章曰世守漠南及其北旋余贈以詩曰謝君洲杜芬芳語勵我冰壺襟抱清何以將情送行李應隨滿月出邊城後聞肅王薨於某地余遊故京過其舊邸朱扉猶是玉座已空作二律曰憶從金枝入承宣禮數隆銀盤嘗賜果玉座起謙躬嶽嶽山河氣溫溫姬召風當年慚獻頌曾拜殿屏東神武英明裔來從黑水寒輔周承帝眷善政許民觀滄海桑生碧君王心自丹殷墟殘照裏遺恨斂金棺

記先大夫葬親事

先大夫昆季六人子嗣盡絕六房僅留七女雖薄有遺產俱不得承受錙銖余女兄弟四人既長各餬口於四方自食其力同堂妹三人或早死而不死者所嫁亦皆貧困竊以爲先世未聞喪德心嘗怪之十餘年前余居金陵同縣旌德江君伯華語余曰君亦知尊府六房絕嗣之故耶詳告君當尊公以丁丑科入翰林後回鄉葬親余亦同行以歸就歲試小考尊公購一地問中人曰其下保無墳墓否中人矢口言無乃以六月炎暑中親率工人開土工頭一人汪姓督小工十三人同執鍬鋤三掘土啓曰天氣酷熱工人等將受暑眩暈鋤已三下應吉日吉時俟入夕晚涼再動工可乎蓋工頭等早皆受賣主賄託其下實一古墓也尊公不知遂許之尊公又以基地去城遠而鄉野無一旅店且以日間勞乏還城後入夕遂不及復往監視工頭率工掘啓古墳毀其棺而擲骸於二三里外次日視之佳穴也遂葬棺掩坎逾日工頭忽寒熱交作遽死去移時復甦遣其母哭跪於尊公之前曰吾子忽死去爲冥役拘往一大衙署跪案下堂上當案中坐者一官面白微鬚年約四十餘着古衣冠問曰爾汪姓爲呂姓葬墳之工頭乎其墓地原主今來告發語至此忽有一役來報曰客至矣冥官亟揮差役領工頭退下乃肅衣冠出開中雷門鞠躬以迎狀至恭謹工頭蹲廣庭之隅遙窺來客戎裝金甲肩荷長戈下馬入門怒容滿面語嘵嘵



不可辨冥官偕以入惟俯首以聽已而召工頭入見中坐者乃來客而冥官則移坐於案之東橫頭鞠躬起言曰犯人在此請親鞫之客怒拍案曰吾所居宅近百餘年汝何人敢毀之而使他人來估且拋棄吾頭是案賣者買者及中人工匠等皆須嚴究不稍寬貸冥官復起立曰事已至此嚴究何益不若命工頭歸傳語呂氏俾速遷讓並着將頭覓回將屋修好何如客遽拂袖而起曰姑依爾且觀其後冥官卽送客出復就中位坐視工頭仍跪案下以待乃諭之曰汝聞頃間之語否耶速歸遵行否則死者衆矣叮囑至再方斥吾兒下云云尊公笑曰吾購地時原曾先問明有無墳墓非強佔也且葬親而復啓遷談何容易是徒中爾子狡計令吾覓地重出資耳吾假期將滿明日北旋矣乃尊公去後賣主中人工人等七日內暴死二十餘名余在縣實親見親聞之以上皆江君所述先大夫視學山右任滿僑寓六安先長兄新伯年二十五以瘵疾亡次兄仲選年十九自經死先大夫逾數年亦見背自是數房子孫亦盡絕而余母女五人亦爲人估產逐出貧至無以爲生吁亦酷矣竊以此事實爲先大夫因勞頓之故不及臨時視察之疏忽所致原不敢傳示於人但偶出無心且可警世而余直書其事不爲先人諱不孝之罪其能免乎

康有爲梁啓超

南海康有爲號長素以主事而上萬言書論新政受清德宗景皇帝特別之知遇致有戊

戊之政變其事世多知之不復贅論其爲人也性凝重而貌威猛坐時有如虎踞遊某地頗有人謂其假觀某名刹之藏經愛之不復還此譎言不足信也民國某年寓居滬西余往訪之拒不見蓋知余與梁任公爲文字友惡其徒而兼及余是亦賢者偶有所偏耳後歿於青島葬李村不遠余擬覓生壙有人舉康墳之旁有地一畝餘因往看見其地不佳舍而不購康墓則埋一坡陀之上首俯而末翹形勢略如倒懸且不封不樹詢於人云其遺命防起毀也梁任公名啓超新會人爲南海入室之高足後因所見不合遂相絕決南海死任公爲文以奠長千餘言哭之竟日蓋實篤於師弟之誼者也其爲文浩瀚溟漲若川海至論詩則與余頗有所爭一日戲謂之曰尊作贈薛錦琴詩萬一維新事可望相將攜手還故鄉欲懸一席酬知己領袖中原女學堂此詩倘使贈余直將夏楚責君掌心耳相與大笑壬戌歲南京某督軍招請南來講學三月及其北旋余送行詩曰陵晨萬跡江干雪元戎小隊送君別笳聲軒軒鼓聲烈書生翻謝壯行色貧廬走別憂采薪媿我不出江干門揮君送君自茲去時望令問來遠聞三月講學一朝別瑤華篇贈多羣英過江珠玉照行李媿有硃砥隨之行知君惜別江南柳良友嘉朋盡回首金臺芍藥能作花多折將離寄鍾阜後又寄詩三首曰修鸞翥層霄翩然雲衢遊芝草搖河洲願亦託清流矯翮惜文采不與羣硃侔挺秀耀靈華永謝玄圃求高下自殊勢懷志各無儔託所固已得眷

世殷百憂六合肇崩析誰爲桑土謀河洲與層霄焉得長棲投流沙喟莫追老氏騎青牛  
棲息衡門下擷薇以作餐珠玉豈有懷被褐感歲闌四壁徒書史友古託遐歡况有鍾阜  
雪清映接檐端佳士忽來過顧我真素寒引樽旣無醪堆韭亦抄盤抗懷千載上傾衿在  
話言話言豈窮已暮靄升城關賓辭主未倦離席送高軒命駕還京周河冰澌已結雨雪  
氛在途北風亦烈烈烈飄衿裾遙遙瞻舊闕還歸豈不樂想共妻孥說爰居不饗魯章  
甫何適越懷寶非迷邦慨迴故車轍達生在暇豫百年終歲月晚世一何求登臨與鋪讞  
各繕巖壑性絃酒自爲悅任公在世鼎革後當局屢促之出山不得已也余終勸止之蓋  
其人實爲書生能坐言而不能起行也歿後余爲詩輓之內有一首云斥鷃慚下林爲語  
在山泉能闕流終清臨俯謝潺湲泉本無心出良悅啁啾言大壑有長松貞厲晚以堅佳  
人遺世立斯爲一代妍幽塗倏冥漠體孰同黃玄壽天理豈齊非關天所全修名一以立  
萬古終華年

邵松年太史

常熟邵倫英太史名松年清剛正直有古賢風爲先大夫丁丑會榜同年嘗自云三世前  
造惡業轉世爲小豬同母所生五豚皆人投胎不味本性甫生時惡豬乳不潔忍飢不食  
餓極始就哺及飼以猪食又惡其污穢復忍飢火不得已始食之羣小豬嘗相謂曰吾等

所懼身軀肥壯則就屠之期近矣心憂之極相約恆欲撞首死既而又羣相謂曰縱撞死仍須投爲豬一刀之若終不能免也不若忍以待之齊誦南無阿彌陀佛以懺悔夙業而求超生爲人既肥壯知將殺遂相率不食殺時白刃閃閃閉目不敢視四體戰栗無可訴冤刀既入喉百脈傾湧肌膚若寸寸裂求速死而不可得當用沸湯退毛時魂魄猶未盡出其痛苦慘毒尤深入心肺左蹄毛未及盡脫魂始全出飄蕩間忽入一室開目視之己身已變爲始生之嬰兒矣臥繡襦中口不能言終日但目注於壁間字畫而已及長懲於前二世之業矩步規行不敢稍有逾越入翰林後洊升監司每赴宴會輒袒其左臂以示人黑毛一塊猶茸茸也公官位既尊猶不自諱常勸人多食火腿云惡徒轉世爲豬雖受刀刃之苦其肉必待人食盡方得投生爲人倘製爲火腿置放數年則其魂魄不得轉生仍受痛苦也此事聞之於袁海觀制軍之公子伯夔所告余者邵公精書法先大夫嘗乞之書蘭亭序一頁余至今尙保存之

清乾隆年博學鴻詞科試卷

乾隆年召開博學鴻詞科其試卷杭連紙數層裱成直長約一尺五寸橫寬約五寸皆直紅格應試者爲各省巡撫及六部尙侍保舉共試二場首場一賦一詩詩爲七言十二韻二場祇經解一篇余曾見十一卷賦題爲五六天地之中合以敬授人時聖人所先爲韻

詩題山雞舞鏡韻限十五刪一等一名劉綸年二十四歲江南常州府武進縣人廩生江蘇巡撫顧琮保舉一等二名陳兆崙年三十七歲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雍正八年進士現內閣中書福建巡撫趙國麟保舉于振年四十六歲江南鎮江府金壇縣人雍正元年進士現任行人司司副戶部尙書史貽直保舉杭世駿年四十一歲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雍正二年舉人浙江巡撫程元章保舉齊召南年三十一歲浙江台州府天台縣人貢生浙江巡撫程元章保舉程恂年三十九歲江南徽州府休甯縣人雍正二年進士直隸總督李衛保舉周長發年四十一歲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雍正二年進士浙江巡撫程元章保舉夏之蓉年四十歲江蘇揚州府高郵州人雍正十一年進士工部尙書涂天相保舉劉玉麟年三十一歲山東荷澤縣人雍正四年舉人山東巡撫岳溶保舉潘安禮年四十七歲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雍正五年進士大學士朱軾保舉此十一卷雖皆恭楷間有減筆破體字且更有臨時挖補者尤可笑者某人詩題下寫七言十二韻七言誤作七年想見頭腦已昏不及細看至於賦題出處應試者半不能知率多按題敷衍獨劉玉麟明以指出曰按漢志曰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二者爲合又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云云其所有試卷悉皆取中可見是科之寬泛非若後來科場之嚴且厲也聞是科考卷現得之者共裝成八大套索價銀幣八百余以無力購求徒惜爲藝苑至可寶賞之物悵

悵於心而已

先外王母嚴太夫人先從母余太夫人孝行

先外王母嚴太夫人爲武寅齊太守之女出室後事姑盡孝姑性畏雷夏日陰雨聞殷殷聲必待姑側姑歿停柩於堂三年遇雷響輒伏抱棺頭曰母勿懼我在此旣葬每雷雨之時則徬徨不寧洪楊之劫來安縣無一家三人並存者獨太夫人夫妻子女媳壻九人皆散而復聚先外王父嚴公琴堂被掠十年後迎養京師年已六十猶中光緒丙子北闈舉人長子士琦亦被擄去後亦逃歸官知府次士瑄知縣三昭和巡檢長壻余秋農亂後補食廩餼次壻卽先大夫光緒丁丑翰林督學山右太夫人年七十三歲福壽而終天佑孝婦也先從母余太夫人於男女手足中年最長洪楊兵至方爲新婦姑歿久矣墳爲兵馬所踐踏遺骸已露乃夜出城以青布盡檢之歸避難時與夫母二姓之人盡離散獨背負此包夜竄日伏乞食於深山遇人家則懇借宿人問包內何物則曰我雨傘梳具耳夜則枕之眠防爲人偷解視也亂旣平始重葬之姨丈余公秋農亦歸來後生二子三女長子名培森字嵩耘由舉人仕至新疆迪化府知府次名培藻入學爲名諸生厚擁田畝於鄉三女皆爲紳富妻天報孝婦也

曾文正公好諧謔

湘鄉曾文正公國藩其始以在籍守制侍郎奉詔辦本省團練卒以隻手削平天下大難而爲有清一代中興名臣性嚴正而有時頗好諧談當其剿洪楊軍次祁門天未黎明卽與諸幕賓共進晨餐餐畢圍坐閒話文正撚鬚斂容曰今有一笑話爲諸君述之藉以莞爾消食某地有老童某年逾五十不得青一衿嘗憾曰吾赴考之童生也不得秀才矢不留鬚因搜集時流墨卷日咿唔誦讀之心無他念日無旁瞬聚精會神終日不知疲倦會當天中節其子婦進角黍白糖各一盤適書案上有硃盒墨硯各一與食盤相近老童目注時藝且食且讀其孫四五齡見翁食粽來求分賜忽大啼返奔而出其子婦聞聲入視亦反身急走老童不解追逐詢問其由婦奔匿鄰家孫則仆於地矣衆驚集來看則見老童滿口鼻頰雜塗赤黑之痕如登場之優伶狀蓋食粽時舍白糖而蘸朱墨或送之口或觸於鼻頰間也言畢斂容如故而衆已笑不可仰矣有人問曰不知大帥當時讀書其專心豈志亦或有如此否曰吾素厭食粽幸未誤塗口鼻但不免有時誤舉硯水盂以爲茶杯耳又文正每食四簋取肉甚廉而諸幕賓亦無敢頻下其箸者文正忽意不自安舉箸勸曰諸位先生請有某名士食前方欲登廁忽奉赴食之召亟匆匆來腹輒輒鳴文正笑曰得無飢乎不知其腹內所積聚之黃龍方蜿蜒而欲出也某名士及聞諸位請之命遂笑曰仁惠哉大帥有酒食先生饌諸賓師其各盡量某亦於湯有光焉於是以羹匙取湯

連飲之腸既得潤而排出之物因亦愈急竟置箸離席欲出不覺其下氣洩聲甚巨衆皆相顧匿笑文正獨正色曰是可忍孰不可忍人身一小天地此莊子所謂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歟

### 李同報恩

先母嚴夫人之祖母太夫人一生慈善恆施金錢於貧乏之人家有佃戶李同者以己田欠官糧入獄太夫人頻餽送衣食復出資爲之完納出獄歲月既久且忘之矣一夕似夢非夢見一人揭帳跪言曰吾在陰曹爲太夫人求壽三年已蒙准許亟須金銀開銷吏役輩語畢掩帳起身將出復揭帳曰吾報恩之李同也次晨諸子媳孫男女入問安太夫人垂淚語所夢且言吾今年五十有七其六十歲死乎屆期果以微疾逝時先外祖嚴公琴堂以秋試赴金陵心憂母疾且念李同之夢也殊無心文戰太夫人病中語家人曰頃夢至闈中見吾兒第三場方完卷且於衣肆爲我製壽衣某色某色又買金銀桂花二株裝以蒲包用紅頭繩束之家人以爲念子之嚙語也不之信已而外祖歸果然當桂花之入門也余外祖母武太夫人首先見之卽掩面而泣蓋知姑病之不起矣此先母親見之而又爲余親道之又先母之同懷姊余太夫人疾篤時大聲呼母問冥銀之價與陽世之銀相同否餘語亦絮絮不休移時始歿蓋兩太夫人一則聞雷抱棺一則負骨乞食皆爲至



孝之婦宜其福壽同歸而歿時又見先靈之來接引也

### 瞻拜故宮

從來帝王之都其禁城及宮殿凡屬人民無由得入以體制尊嚴故也清鼎旣革北京故宮開放禁城形方週圍約十八里其四角之譙樓參差堆累而有多層最爲玲瓏美觀聞歐美人士之來遊者咸云非用幾何學無以成之真神工也余於丙子歲入而瞻拜至午門同遊者謂此門爲皇帝出入或大婚鳳輿所入及每科一甲一名放榜後新狀元初次出始闢之其頂平而闊其庭之廣可容數千人聞高宗征西域回部係回王行獻俘禮卽御午門之頂而觀之平時禁衛軍皆值宿於庭之東西兩側耳房是誠從未得見之廣庭也大內分中東西三路宮殿極其巍峨整齊中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及乾清宮此皆由南而入直相貫連其殿廷之廣庭宇之寬爲民間所未有其北尙有宮殿數重已忘其名太和殿體制最宏殿基甚高前面圍以白玉石欄楯極爲壯麗東路爲帝后所居各宮皆有匾額惜不能詳記入慈禧太后宮見楹聯多爲德宗景皇帝所題下款子臣某恭撰皆上書房侍臣代擬代筆其內寢尙陳列慈禧所用之奩具梳篦等物然皆粗陋反不及民間婦女所用者之精美也北行過一甬道其旁有井一口爲珍妃投入身死處穿堂內有几案一供珍妃之靈位并有瑾妃親筆題聯哀其忠烈諒爲慈禧崩後所作其才不媿

爲文芸閣學士之高足矣又過一處停有繡龍鳳之黃緞轎數乘甚狹小云爲帝后行於宮中所用西路宮殿多爲妃嬪所居喜貼紅牋吉語蓋新年迎歲之筆粉盞脂盒時猶見拋棄於鏡臺之旁下殿辭宮慨傷甚矣又遊一處殊不記憶是否在三路之內殿立一鏡高與人齊乃香妃畫像戎裝佩劍嫵媚而有英勇之氣令人見之肅然起仰慕之心其旁有浴室一間純傲土耳其式云乃乾隆爲香妃所造也又朝聘大典所御之宮殿其內項正中當御座之上有一巨形圓球如珠疑爲燈類此之謂陛下非丹墀玉陛之陛也此爲同遊之一客熟於宮廷掌故者所告余然歟否歟不得知也三路宮殿正中一間皆設寶座以備臨幸正殿庭內多列高六七尺之巨大金鋼不知何用入民國後恆爲人以刀磨刮之甚爲可惜宮中三路余遊覽三日尙未行遍而記憶力又極劣各處宮殿之名多未能追舉但驚其建築之雄偉壯麗而已歸作憶江南小詞詞曰宮闕近宮樹尙如雲想到金輿傳警蹕蠻靴偷避御街塵含涕故低顰朝玉座往事搵羅巾金母九重傳密詔浣紗難謝苧蘿村孤負是深恩宮輦出龍匣伴魚燈願作昭陵陵上草春風歲歲長紅心永永護山林遊幸處記字遶回廊賸有芙蓉香未死飄烟抱月泣銀塘一樣是衷腸鐘鼓靜初進綠頭籤當展重華迴玉輦午朝花底散千官今日是何年金鑰靜露亦泣璇墀猶憶翠華臨幸日梨花催月到窗遲宮鏡晚開時辭殿去妝鏡尙奩垂宮黛畫眉餘鈿盒是誰拋

却網蛛絲纖指念曾持人事改歌管散秋風莫怯涼宵身化月願爲明月入深宮處處照  
簾櫳千殿裏金碧麗雕鏤宸翰天章猶煥座龍樓鳳閣更迴頭瞻戀莫淹留宮監老絮絮  
說先皇雲樹猶籠鳩鵲麗不知桑海遶宮牆人世感興亡余遊故宮後復驅車遊頤和園  
亦有紀遊詩附錄於後昨瞻宮禁千門啓塵封玉座猶當辰今遊上苑驅車來先感銅駝  
殘照裏宮扉倒影昆明波排雲殿起雲嵯峨垂簾當日政多暇四海爲養稱頤和我聞四  
海初承平瘡痍末復嗟蒼生但遊天上閒宮苑肯念人間纔罷兵罷兵庫帑無餘羨戈船  
有費移千萬髹丹堊碧園復新朝有賢王徒泣諫上林花鳥春色多輦衣鳳輦朝朝過金  
身丈六衆香界亦禱歲稔民無訛劇憐四海誰長保腸斷宮花與宮草黃帷玉几尙依然  
不見鱸煙浮裊裊古有靈囿復靈臺豈爲獨樂菟獮來樵蘇射獵吾民共少有閒地生莓  
苔又有阿房驪山側熒熒妝鏡繁星色六龍巡幸未重來萬戶千門燒頃刻君不見一樣  
垂簾坐殿朝保黎讓國爰不交翠華已去徽音在至今哲后稱女堯

誨盜誨淫之小說著者皆有惡報

當鴻濛開闢未久之上世蚩蚩之民不識奸詭詐虞故父子親羣類安所謂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者耶迨降中古人智漸啟民德日漓而聖人出焉以仁義教天下以禮教治邦家  
人類得以相維繫以養以育以生以存其貽德也巨其澤世也遠故其子孫苗裔亦食其

報二千餘年猶蔚爲巨族大姓者聖人之澤雖百世而不斬非孔孟之門歟此天道報施之可證最爲昭然顯著者也西方先覺釋迦世尊以善惡因果輪迴不休恆河沙劫永無底止發悲天憫人之心創度世覺衆之教垂懸精律戒殺盜淫涅槃之後頓成佛果一千九百餘年以來圓興芸芸信仰者衆此又大善因之所成也世有悖聖人之道逆佛氏之旨以仁義爲迂拘以因果爲妄誕其流毒萬世貽害無窮最爲猛烈者其惟誘淫盜壞心術文人舞弄之筆墨乎試觀水滸傳一書假大盜以飾長厚據草澤而稱英雄道路攘奪堂標忠義穴巢自固旗指風雲而青年子弟無識愚氓覽之最易興起奮發乘時之衰卽成流寇甚或雖在太平之世亦起盜心彼施耐庵惟逞一時之興抒其佗僚無聊之極思而卒使子孫三代皆愚而啞王實甫作西廂記文辭之妙曠往絕來誘惑兒女之情甚於燎原之火作至碧雲天黃花地二句忽仆地嚼舌而死紅樓夢出自曹雪芹之筆其寫綠窗風月繡閣閒情極盡纏綿旖旎之能事導淫敗俗伊古以來此書可謂首屈一指而雪芹以織造之貴公子生長豪華忽而淪落終以貧困而死聊齋誌異極摹繪淫狐浪鬼幻形惑人曲盡情態實乃憑空結撰以遣窮愁而蒲松齡畢世潦倒以終與曹雪芹無稍異且聞其入鄉闖輒見有狐鬼來勦故終不得一舉至於金瓶梅之作視以上諸書尤爲淫穢不堪寓目其作者之下場更可以想見矣至於金聖歎批評水滸傳西廂記爲第五才

子書第六才子書每引用佛經語屢入穢詞終陷於大辟且絕子嗣上追唐之元相徵之作會真記始亂終棄復留醜詆於千百世以壞其人之名節乃其生世雖宰輔於朝後卒召焚棺燬屍之慘此皆歷歷可數之果報也古人三緘其口防其言之不慎莠以亂世也但莠言亂世不過一時而邪書惑世傳無盡窮蓋以其文愈妙其傳愈久而其食報亦愈酷也往聖先哲瘖口溢紙其於人心世道思欲挽之於正鯁鯁焉尙慮其不可能奈之何後世文人才士操觚染翰成小說家言引世於邪而鼓蕩其滔天之毒浪耶吾知諸書之作者悔於泉下久矣

### 歐羅巴洲

光緒末葉朝廷欲變法自強廢八股試策論意至善也余有葉氏表姊適六安楊秀才楊赴金陵鄉試試後便道過來安省視吾母語諸姊妹曰今歲闈題至奇異有歐羅巴洲字樣作何解歐羅巴必是胡羅卜北方人呼粥爲洲意謂以胡羅卜煮粥旣適口以養人而且不多費錢人民節用積資以購槍礮亦強國之道典試者其滿人乎但字殊錯寫吾已依題而作矣余忍笑告之曰歐羅巴洲乃西方英吉利德意志等國所居之土地也則大詭曰豈吾唐書突厥之所改名乎吾烏知之吾烏知之吾其登藍榜矣言訖搔首搓掌懊喪不已時諸姊妹有笑伏於案至不能起立者夫窮僻州邑士子之昧於世界地名國名

若是矧其他之大勢也哉

### 償雞價

昔有一法律辯護士口才鋒利業務甚隆然人無敢以細故就之者其鄰婦一雞由短垣飛入辯護士家因殺而食之鄰婦登門理論勢甚汹汹辯護士含笑鞠躬謝罪曰實不知爲君家所飼養者值幾何敢請明示當卽送於尊府婦以其和婉有禮意殊不寧曰小銀圓五枚耳亦謝之匆匆出辯護士送之於大門內喚之曰吾償錢理由尙有未盡須申言之偕返室卽暢論如何應償雞價吾尙不償爾應控訴其程序如何如何語刺刺不休幾及一小時婦本無控訴意殊不耐聽將出辯護士正色曰汝知辯護士業務上之規例乎談話一小時須銀幣五圓否則相見於法庭也婦立探囊付之悻悻而出

### 蔡總兵

咸豐年蔡總兵清江浦人忘其名以行伍起家人皆稱爲蔡善人或稱蔡小豆子以其身軀渺小故也其在鄉里擊洪楊時屢建奇功升至總兵每戰必先揖大礮曰紅衣將軍佑之但求得勝勿多傷人賴將軍之威靈也復入內寢拍其女之衾而喚之曰吾出發矣向晚其能歸乎每臨陣皆揖礮而呼女一家布衣蔬食廣收難民至數百人月供柴米歲贈布疋每旬日必走而慰問疾病飢寒衆以其來也有求之作函與骨肉者必詳必盡無稍

厭煩蓋年屆三十始折節讀書也夫人某氏年已老日爲子孫製布鞋飲食澣濯之事皆親爲之有病因借錢不肯延醫服藥總兵嘗調之曰爾一駝背媪皇帝不選爾爲妃何畏人見防漏洩美容耶先母之表姊武夫人爲總兵新娶之孫婦時武寅齋太守方任山西太原府孫女出嫁以宦囊清貧遙製一黃綢棉襖爲贈總兵女當衆服之而拄以長旱烟管爲杖行且呼曰吾老民也今著黃馬褂受皇賞矣夫人嚴呵之其仁德亦若此總兵以壽考終敕建地方專祠其子孫繁衍昌盛清江浦人迄今仰爲大族余第三母舅嚴鳳笙大令公之孫壻也故得聞其行事爲人從來武人本身得以令終及其子孫能昌盛者恆不多觀民國以來尤可驗也

### 方御史夫人

光緒初年有方御史者皖北某邑人也其夫人隨宦京師性豪邁喜交遊年已五十餘雞皮之面厚堆脂粉華白之髮滿插金珠每晨起匆匆嚼燒餅麻花數箇日奔走於王侯仕宦之家及各國使臣私第夜午始返京師人莫不知有方太太其人者御史有章奏夫人必絮絮問其由而其獻替實不可納御史惡其煩擾每給之曰依汝意矣持以示之蓋夫人不識字也子女有疾病不暇顧或夜半命庖人殺雞作湯以飲病人曰聊盡吾心耳次日又匆匆出子女病若何不之問死亦不哭泣也有女幼許字於鄉里壻首生而偏且

貧已中乙榜副車夫人每憾曰彼縱能魁多士作天子門生吾女其能爲偏頭窮狀元夫人乎旣而曰得之矣吾遍歷富貴宅第其起居服御無金髮碧眼人若也於是廣納交於總理通商衙門之內眷懇爲作伐人或笑之曰彼西人鼻銳若鷹目陷猶壑奚所愛曰試問君黃者金白者銀盈橐充囊能不愛耶且西人家夏日無蠅其非有海龍王寶珠乎衆嗤以鼻而夫人不覺也御史官俸甚微不足以應夫人車馬酬酢之費時嗟怨之夫人慨然曰君官而貧不自以爲恥吾將畫策借君以身發財此事須先秘之吾博賢名而君亦沾餘潤計實兩得耳御史無如何姑聽其所爲適前門有小家富嫠爲夫人所聞亟召一媒媪來密諭之已而擇吉掃室徧詔家人曰吾以賢智助夫子日游於公卿大夫之門內政須人助理今將迎納某嫠婦爲二夫人汝等有口且飲喜酒啖喜筵有反議者其防鑿齒御史惶然無所措手足子女亦驚駭甚僕媪輩則羣賀曰夫人賢德敬待喜賞夫人以掌拊腰囊大笑曰有有須俟之吾豈慳吝者哉入夕新人以一騾車來夫人欣然曰主公適小病吾可代行其職遂易品服冠靴相與交拜於堂上因揭新入首帕就與耳語曰吾賢何如不汝誰也新人亦悅微點其首於是開門送房蓋早鎖御史於室內矣旣寢夫人潛伏窗外以聽時天寒甚體瑟瑟戰待近三鼓實不可支啓外鎖入哭曰新夫人速起余有要言奉詢斯時御史實未解衣先驚出夫人號咷以手戟指新人曰汝旣賄遷財物奚



在不先點交遽占好夢何耶新人亦大哭曰苟有財物何能改嫁作妾僅包裹梳具來耳夫人頓足曰遇騙矣自攔其首呼冤不已新人亦涕泗交頤大呼上當維時子女及媳咸奔集勸慰衆僕媪亦羣來觀看夫人淚痕所漬鬢墨頰脂已紅黑融於滿面而大眾排解與哄笑之聲遂紛亂一室新人求去立以一車送之返其事遂遍傳九城御史幾因此爲其他言官彈劾削職云

### 蔣夫人示夥繼室

余前母蔣夫人名伯鸞通文學爲鉛山心餘太史之曾孫女生余兩兄而亡兩兄十餘歲仍寄居江西外家余母嚴夫人繼室也余父由京師赴贛親挈兩兄北來將至之先一夕余母夢一婦人長身玉立面含悽色謂余母曰汝憐吾兒則吾亦必愛汝女卽抱余姊於懷旋轉如風時余姊甫週齡余母急奪之驚而醒姊體卽大熱竟夕啼不止次日父攜兩兄至語以所夢婦人形貌果蔣夫人也吾母性本慈厚自是益恩撫前室子若己出吾父視學山右時延師教讀師督之過嚴每夜半揭其衾扑責之兩兄必號哭奔逃於內室吾母聞聲雖雪夜不及披衣立開門納之吾父任滿乞休僑寓六安鄉間兩兄憐母終歲蔬食伺父入城放巨盆於方塘乘而漁焉盆忽翻俱落於水援之起吾母婉求諸佃戶乞祕之至於聲淚俱下由是兩兄感激益孝事繼母節慶日叩首必至地悲夫蔣夫人爲母之

心雖死而猶勉託後人世之爲人子者願可不孝耶而爲繼室者又烏可不善視前出之子女耶

### 楊深秀侍御

楊深秀字漪村山西聞善人少穎敏博學強記自十三經史漢通鑑管荀莊墨老列韓呂諸子乃至說文玉篇水經注旁及佛典皆能舉其辭又能鉤玄提要獨有心得以氣節自厲負士林重望光緒八年先大夫視學山右進爲庠生光緒十五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旋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二十四年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第一疏卽極言地球大勢請聯日英以拒俄詞甚切直時都中人士皆知君深於舊學而不知其達時務若是共驚服之後復抗疏請更考試文體不得仍破承八股之式當縱論時事以取人材而贊其他新政尤力竟與康廣仁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於八月十三日下僞詔同被戮時人冤之稱六君子當漪村官御史時家仍赤貧菲食惡衣敝車羸馬與余外兄來安余嵩耘太守培森交頗厚風雪之夜二人無爐可擁一燈如豆恆論文及時事每至夜午蓋嵩耘以孝廉歷任山西朔平新疆迪化廉於爲宦亦敝袍破帽之人也

### 南通劉氏園女狐

友人六安劉君烈卿名煥別號中隱光緒年負笈日本習法政卒業歸國民國初年任江

蘇如皋縣長任滿僑居南通州購園林甚幽美偶與其姪子微扶乩請仙覘動自言是本園女狐修鍊已千餘年時與劉唱和所作小詩亦楚楚有風致張齋庵先生聞而異之懷詩往求其和韻摺疊其牋加緘封就乩親焚之不須臾和其韻而詩成齋翁乃大拜服一日劉請晤見狐云無緣不可惟君姪子微於若干世前曾與余共事一師余以罪墮女狐身與子微或可一見耳子微居園中一夕睡醒於燈光下見有高髻廣袖繫石榴裙之數侍兒擁一星冠霞帔瓔珞垂胸之天人至語子微曰恆河沙劫不相遇值今慚爲異類君尙能識若干世前之同門兄弟乎已而就榻邊坐語絮絮不已子微驚其美豔意搖搖不自持狐遽以口氣噓其面竟昏去翌晨起視書案上遺一長牋橫書古人戒色格言數百字其字體橫直點畫皆兩頭銳削子微痛自慚悔因以語叔半載後狐復來則面皴髮白枯槁如老嫗且喘嗽吐痰不已問何以忽若是答以得肺疾久矣子微心厭之狐遽知之曰君惡之乎請卽告辭龍鍾偃僕遂去越數月又至美好復若天人問之則曰病已愈矣而子微對之益莊肅自戒子微本保定軍校出身某年赴江西參內戰爲敵所獲將校共十三人皆以繩索縛坐人力車上將送郊外鎗決行未出城子微所乘車遇一荷擔賣餛飩叟兩兩相撞擔傾而盤碗碎叟攔車拚命正紛擾間子微縛身之索忽鬆因得逃逸幸不爲人見事後亦無搜尋之者且聞決犯十三名心以爲異乃潛於月夜往觀斃人之佈

告而已之名赫然在焉究不知狐仙以何幻化而替代之也日久因返南通一日爲其誕辰偶立門外見一蒼頭近前問曰君其劉公子乎家主命奉邀謹備卮酒爲公子祝壽筭輿在此請卽乘之遂不覺入輿二人駕肩騰空而行其疾如風輿簾飄動俯視下界山河大地旋轉混茫眩目而已旣至輿降入一金獸環黑漆巨門有翁媪二人皆白髮黃袍扶杖以迎女狐亦隨於後語子微曰此家嚴慈也子微趨前揖拜升堂則酒肴已列象箸銀杯筵席豐腆視其所居畫棟珠簾鼎彝盈案蜚廉桂館甲第如雲皆蠹倚於丹崖碧嶂間隔座而窺山半飛泉如銀濤湧瀉山下花林映日含輝燦如繁錦爲之心神怡曠塵念盡捐已而忽動歸思主人已知之命備原輿送返移時已抵家門其叔亟迎而問曰汝朝出何所往而暮始歸余心憂急如焚矣子微乃備述之烈卿嘗問於狐曰世之刀兵災難亦多矣君旣爲仙曷不一一拯救之亦功德事也狐答君此問至愚夫忠孝節義之人死皆天上有位若行善者亦各視其所行之善小大冥冥之中與以在世或死後轉生之善果惟作惡者彼旣自造其因如影之隨形如聲之應響如何拯救君曾爲地方宰官試問對於監獄囚犯雖抱仁慈惻隱之心能代爲一一消滅其罪而盡釋放之乎罪囚誠能悔罪自新國家原有減刑緩刑或假釋之法官吏雖有權威不能擅更法令但問世人能否改惡向善否則雖神佛無能爲力而况爲仙乎十年前余與烈卿同客滬濱每談論及之共

佩爲至理名言不可移易子微余亦與識今尙居南通也

水郎中

同治年間北京戶部郎中水君其夫人貌美而能書畫作小幅山水頗有麓臺司農遺意與先母嚴夫人交最密夫人御婢嚴皆憔悴而黃槁先母以語言諷之若無聞焉有幼婢年十三使之夜臥於堂屋地下夏月某夜夫人夜半醒不見其夫共榻潛赴堂屋窺之見其夫擁婢於地咆哮憤怒夫慚而逃其長子已娶婦聞聲驚起詢其故奔廚下覓一巨秤錘持與母夫人猛擊婢中腰脅其骨隨斷宛轉哀號而死心甚悔之爲設靈位於案朝夕禱祭之已而不逾月郎中暴亡夫人腰生軟骨一片狀如衣袋日暴長又如小蒲葵扇懨懨已臥病矣先母往視之夫人泣曰姊試以手插入骨內此果報乎吾其不久於人世矣夫人屢命人召其長子而子不至一日清晨子忽至榻前慘然曰兒已死數日矣條不見乃召媳責之曰吾兒亡故已來告矣苦命人何尙瞞我放聲一慟而絕先是其家未出事之前先母夢入其庭見庭樹皆放藍白花心訝其不祥秘不與言不虞其一月之內竟死三人也

麥大人

麥士尼爲能字問皋英國蘇格蘭人年十三來中國十七值洪楊變起奉曾文正命運購

歐西槍礮以勞績荐升總兵宦山西勤苦攻中國書遂通翰墨光緒年張文襄之洞撫晉爲之執柯娶太原小家女麥必欲親見之文襄乃大宴藩臬提學於署之花園廠亭上時提學使者卽先大夫也亭上四面懸以湘簾使某氏女於簾外經過之某氏女厚敷脂粉着莫吉靴而其尖實以絮娉婷而過麥驚爲天人而衆復讚譽之獨臬司黃照臨席後竊語人曰吾精風鑑此女面多肅殺之氣且其行復狼顧河東大獅子也娶後麥深愛之生子女各一光緒季年麥不復官居滬以經營橡皮商業大傾其產婦囊其私資訟於英官求離異而官不許乃跪哭於英按察使署三晝夜按察憐之許分居而不得離婚於是遷賄以出日噉魚肉嘗曰老鬼子無食其自作也已而麥處境稍裕婦復遷回夜登夫牀麥曰旣分離汝來居衣食於吾則可若共枕席有干法律吾出避汝矣婦散髮大啼乃獨闢一室以居女旣長爲一電影院外國音樂師所眷婦持棒往擊音樂師曰吾華人吾女亦卽華人汝敢誘吾女吾先棒汝苟不改卽奏我大皇帝行將驅逐汝也其蠻悍若是辛亥年余居滬麥語余曰我曾與汝父爲同寅官汝吾姪女也自是往來頗親密國變後每於歲朝紅頂花翎服二品朝衣端坐於家三日嘗語人曰吾與總稅務司赫鷺賓宮保同爲大清之舊臣吾英人皆尙忠義赫死鑄銅像於黃浦灘俯首交臂北向以示不忘臣節吾於新年朝服三日於家亦猶此意耳華人靡不以麥大人呼之麥亦甚樂曰吾之官職本

爲大人幸勿以先生呼我也年七十五歿於漢口外國報館其爲人和易熱誠尤與華人親厚聞者無不惜之

### 不孝

有某君父爲某省制府名幕旣死不服喪不哭泣揚揚然語於人曰孝何爲耶吾不恃子以爲活也及老子已成立任某大學教授月薪數百金賃滬西廣廈以居使其父母住後門一小屋子每食珍膳滿前妻孥圍坐父與母待子食畢二人至廚下煮青菜豆腐而已某時來余家泣道其子之不孝余知其少年時對父母之情狀無以解慰之但挽留一餐而已一日又來坐余大門前階石上招之不語不入但垂涕淚數日後往視之槁臥死矣

### 周子固女觀察

民國五六年之間余以養疴客如皋沙氏園與寓公周子迪方伯蓮時相往還一日方伯慨然問曰君知吾亡弟之事乎答以微聞之矣方伯不勝悲感實則余已早知不便明言耳歸而作記曰貴筑周霽樓先生於光緒初年卒如皋遣人赴鄉里迎眷女公子楨字子固以道途遙遠易男子裝而行烏靴白裕居然一翩翩佳公子也旣至署戒上下人勿言爲女子與兄蓮共塾而讀工制藝試帖詩兄莫能及人皆以二公子呼之旣長爲人明察嫻吏治精綜覈父兄倚之若左右手父歿於任遂家如皋邑人以其能舉地方利弊之興

革敬仰之而不忍明斥其爲女也及兄開藩三閩而子固亦以資捐納爲直隸州同後加捐爲候補道但不赴引見不到省聽鼓遂列爲地方第一巨紳遇公益事衆益推爲領袖凡有舉措靡不使人悅服如皋自明以來從無變亂夙稱殷富子固既興地利復振實業城中首富爲一禿二祝禿者僧也定慧寺資產逾百萬尤子固之力故仰之爲大護法余親見寺內爲之供長生牌大書曰欽加四品銜直隸州同周公子固長生祿位之牌蓋其時尙未捐道也捐道後大江南北名益顯赫溧陽端方總督兩江聞之怒曰以女子易服亂國紀且納粟爲官而更娶妾是人妖也將召而懲之於是南通張謇泰興金蘅意如皋沙元炳三太史聯合士紳星夜赴江甯爲之緩頰曰周某舉動雖怪異而其人行事實有幹才爲數邑所利賴苟執而治之恐激民憤不可知也端遂不敢問先是子固喜結納本縣及鄰邑之士紳名流盡爲金蘭交如皋有名妓年十七負色藝盛譽身價甚高沙元炳等黷子固往訪衆灌之酒頹然而臥因囑妓曰二大人醉矣留之宿善事之蓋意在虐戲之也羣遂哄散及夜半酒醒已去衣履驚臥勾欄中語妓曰汝知吾矣但吾富貴而無妻妾思納汝爲副室相待必以敵體且有二品誥命於意云何妓叩謝曰苟能事二大人其福詎淺爲公守貞有如皦日乃復約於鴛母次日返宅命四健僕身各披紅綠彩綢捧四巨木盤堆置粲然白銀圓幣三千枚立爲贖身擇日徧柬請遠近士紳及本邑地方官以



二品命婦服彩輿鼓樂迎娶焉既入門兄公方伯稱以二太太若子若姪或母之或嬖之蓋其子乃兄命兒出嗣於子固者子固意得甚以有妻孥益致力於商手創南通東臺壩港諸質庫歲必輪往各肆住居三月以監督之執事諸人靡不憚畏盡職而業益興盛方伯遂致仕歸老嘗樂語人云吾有賢弟勝諸豚犬兒也無何十餘年其夫人享翟萼之尊榮琴瑟之靜好而以疾卒子固既賦悼亡而其子已納婦又歿而無孫心哀傷之年六十餘死兄爲治喪其儀式悉如官品并遺囑與夫人合葬焉余見杭州徐仲可清稗類鈔於商賈一門載其人但略而不詳故補記之

### 陸壽峯爲冥間夙債司神

嘉興陸壽峯先生諱恩長前清孝廉爲人剛正喜濟貧苦曾入李文忠公直督幕府復隨掖縣呂海寰欽使赴德參贊外交回國後僦居北京二僕侍焉一日外出返寓近暮語僕曰今日過城隍廟時城隍招我就冥間職辭之不獲卽須赴任矣僕聞言大駭乃以電話報告先生哲嗣質如質如亦曾留學德國與寓京德名醫克禮善乃急邀克禮同往克診視後謂病已無法挽回逾一小時危坐牀中而逝臨終神志清明毫無昏沉痛苦狀先生逝後逾月北京名律師汪君有齡者素性豪放喜周人之急忽腹部劇痛商由質如請克禮診治斷是盲腸炎施手術後住院旬日似有轉機詎病狀忽變已至危殆時汪氏族人

健齋家設有乩壇頗著靈異有齡如夫人親往叩問吉凶則臨壇者乃本京城隍也判謂病係冤鬼作祟緣有齡前生曾爲湘省某軍官幕友以冤殺三部卒今來索命汪之如夫人再三哀求願作功德超度冤魂城隍諭謂此事余不能作主當令夙債司陸恩長前往醫院與諸冤鬼商說姑待之刻鐘也已而城隍復諭據稱陸恩長回報商勸已妥時汪君已奄奄一息萬無生理不料忽出聲謂欲小便便後復索湯飲克禮見狀大怪問曾服何藥告以故克瞠目搖頭曰中國人之事真令人莫名其妙也汪病果癒至今十餘年仍在上海作寓公也再質如君於民國二十八年證明壽峯先生成神事載於近人所著輪迴書內

## 二士奪婚

當西歷一千九百年左右時美利堅國紐約城有一富翁妻死遺一女年已逾笄黃金蜷髮碧玉秀睛顧盼生姿神輝離合其美豔無與倫比年少風流之子爭追求之翁誠女曰汝年尙幼無擇耦之識吾以閱歷之所得爲汝求而決之且吾無子而將來巨大之遺產亦須付託得人焉女以爲然自是絕迹於咖啡館電影場舊日異性之友概爲謝絕日惟輕裙綵綵徘徊躑躅閒遶行於家園之噴池草地而已久之翁於品評之中得有甲乙二士皆執有高尙職業貌與品學又無相軒輕翁不能決乃謂二人曰吾將於某日決壻君

等可於一星期前偕臨敝廬以居待吾與女而詳察之以定其選二人喜爭購飾衣履相偕而來翁居以金碧雕鏤之室飫以珍貴精美之膳二人者飾容修辭端影敕躬一言一動無不兢兢自惕防爲翁所鄙薄也翁日與之言笑週旋意頗許甲惟禁女不與頻相見翁旣不輕出一日思欲郊野遊散甲乙爭欲隨侍翁曰一人爲伴足矣甲可相偕甲喜頻以斜睛睨乙微笑乙則嗒喪無言轉念不往亦佳留或遇女以覘其情二人默默各有所思惟祝耶和華助我福我而已翁旣躍馬而出縱轡平原覽山川秀美林木鬱蔥爲之心神怡曠不覺加緊其鞭馬忽驚逸以力衰老莫能控御卽顛傾於地甲亟追馳而至抱以起視之額已微傷矣乃互易其馬並轡扶持以歸次日賓朋咸集大啓香檳之宴羣衆慶賀翁之平安無恙且爭譽甲之英武敏捷翁亦誠懇以謝再造恩女贊甲之爲人復當衆顧之一笑以報之甲揚揚然樂極神魂飛越不知身在天上幾重宮闕惟雙手互搓其掌而已乙見之慚沮萬狀首俯於臆至不能舉且念翁與甲出已獨留守一日終未一值女深自怨命運蹇薄尙何希冀待居留期滿惟有辭謝以去耳入夕遶室徬徨達旦無寐再四思維將何以勝之卽縱有勝之之策亦不過再行援救翁之生命然彼旣功在於前又焉得超越之思之思之終無勝理自言曰去矣去矣何待期滿自使難爲情乎惘惘然起檢行篋斯際林園悄靜草地上鐵欄之影已盡東斜而入牖之殘月幽輝皎潔尙似有情

戀此離人也乃微吟曰殘月兮殘月余將與入戶之清輝兮長相決絕決絕而神留兮余願化爲明月長照佳人之雲鬢玉臂兮以慰余之歡悅於是提篋將行忽轉念曰得之矣姑試行之未敢有望也次日晨起請於翁曰今日天氣至佳再一試馬郊原何如翁蹙額曰吾年已衰其何能再冒險行事且明日卽爲婚約之期忙亦無暇乙曰此與約期無妨小子不能邀翁雅愛而爲門下壻獨不獲一侍遊覽以作臨別之紀念乎翁以其言柔而婉意頗憐之遂並騎而出及至曠野緩行得得恆落翁後乙忽以手控轡雙足出鐙身則側懸馬腹大聲呼翁援救翁回顧大笑亟反身挾持以歸曰今日老子安然而壯者反幾喪其生何耶乙泣謝曰小子無能未嫻鞍轡微翁之救命其休矣感無以報其惟畢生視翁猶父乎甲曰而擲掄之女聞而羞歎之獨翁以手拊乙之背沉默無言次日大會賓客翁宣言於衆曰諸公當爲老朽賀非僅得一愛壻乃復得一能恭順之子愛女今許乙矣卽時酬贈甲十萬金及賓客散女密問於翁所以許乙之故翁拍其肩曰癡兒夫受人之恩者終爲人下能施德於人而受者必感念不忘吾甯使人感念而不欲受人之恩畢世以驕態視我也女恍然悟夫婦頗和諧而乙亦畢生敬事於翁夫翁固洞達世情而乙亦深窺其心不惜狡謀以爲迎合誠黠矣哉余聞此小說於友人以爲其事雖微而其意義至深實寓哲理故譯述之

### 觀世音菩薩顯示聖容

三八

前東三省鹽運使翟公文選自述云民國十四年夏家母在籍患疾勢甚危險余牽於職事未能省視倉皇無措閱觀音靈異紀載感應極多因率家人在觀音前懇禱並發願戒殺放生以求護佑此夏歷七月十四日事也嗣得家書知母痊可余旋於中秋後回里母告余曰七月中旬某夜忽見由堂屋來一白衣人身高及丈不覺驚駭而呼家人齊至條已不見蓋家母夜見白衣人之時正余在營口署中發願誦經誠虔跪禱之日並未作書稟告而家中即感此靈異以七十高年得此意外奇效不日而愈非蒙慈佑曷克臻此余按青島湛山寺於民國二十四年落成時翟公贈有一聯下款署受菩薩戒優婆塞翟文選知公以誠虔皈依所感動也又曹潤田總長汝霖之太夫人秉性慈祥平日以拯濟貧苦爲最樂朝夕宣佛號及誦觀音聖名以爲常課一日晚餐畢獨坐樓中忽見白衣人現於前太夫人亟呼家人而白衣人遂隱自是潤公命諸女僕必有一人輪侍太夫人側太夫人居天津今已年逾八十耳目聰明不衰而其子反不及老母之康強也又潤公內兄上海王培孫先生毀家興學創南洋公學迄今已數十年對貧寒子弟尤加意培植垂老無家無妻孥自甘澹泊所嗜惟書所仰惟佛而已前年某夕其屋內椅上坐一白衣人先生適與之遙相坐對驚起審視倏忽已無蓋皆以信仰之篤故菩薩顯示聖容耳曹王二

君余皆與之識聞其所見故並記之

### 歪嘴秀才

先母嚴夫人有遠房族兄當同治初年太平天國滅後東南半壁瘡痍未復流亡未歸來安縣忽有督學使者按臨而童生投考迄無一人知縣乃派差役四出訪請適嚴某年甫逾冠喪亂中不及讀書爲人牧馬餬口差役見之喜曰君本邑紳子今有秀才到手請卽赴考縣主延候久矣嚴曰余之姓名僅能識而不能書何能成八股文差笑曰大亂之後何談八股九股君但一試案首保爲君得耳嚴意動乃跋其決踵之履掩其露膚之襟隨二三十鶉衣垢面老弱不齊之童生參差而入縣署就公堂爲考棚紙筆官已爲之備置學使曰小縣向無按臨之例今朝廷體念地方亂後童生無資斧以赴州府之考本院奉命輪就各縣試士無須作四書題但各寫姓名而已嚴聞之心爲釋然而其姓嚴字兩口忽忘位置思索炊許乃書一口於上之中而移一口於字之左手顛汗流捧以交卷學使覽之大笑再視其他童生所書之姓名其點畫橫直上者下之左者右之並半箇字不成顧謂知縣曰取秀才十名此歪嘴童生名列第一勿負其才蓋譏其一口移於左傍也放榜後嚴糞糙米飯作豆腐羹大開喜賀之筵一日問驟得制錢千餘文之賀儀自此歪嘴秀才名漸轟傳且大爲地方禮敬矣已而喟然曰吾身已有功名其能復執鞭策作牛馬

走乎於是乞借於人湊集四子書一部就一鄰叟日夕咿唔誦讀之久而文理漸通思設私塾而拖涕洟垂檻樓之童子來求啓蒙者甚衆因諭之曰明日爾輩父兄可齊來共議開學吉日屆時果齊集秀才手一卷書宣言曰諸公欲子弟之修學非欲學聖賢之知詩書以博功名富貴乎衆齊應曰然曰然則聖人之言須謹遵從孔夫子不云乎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束者以草繩束之之謂脩者脩脯猪肉也學生每名每月送錢六十文月朔每生以繩提猪肉一斤以爲束脩之敬則詩云子曰趙錢孫李天地玄黃三年可畢讀微特秀才可以弋取卽中舉人進士亦無難矣衆皆曰諾而秀才自此家漸裕卽師母之面亦油潤有光焉一日因天嘆不雨夜起私取鄰塘之水以漑其園鄰人訟之官秀才居然藍布其衫紙雀其頂揚長而入公堂力辯冤誣口如懸河官無以難乃拍案詈曰狗子敢乃爾何其嘵嘵秀才亟俯伏於地連聲大呼曰生員不敢求老父台明鑒老父台老父台官以其反詈已爲老狗怒極顛聲叱差役曰速打速打秀才起立瞠目視曰生員苟有罪須先詳革衿頂然後依律懲治今先施杖吾其赴省呼冤去矣一路大笑狂奔而出官竟無如之何

## 果報

余有戚某君實恂恂儒者民國某年安徽省議員某有人欲置之死地而不得其隙商於

余戚戚曰是易事耳余代草一狀控之可也狀上果論死十餘年後余戚所居之鄉鄰匪突羣至爲所獲槍殺之衣物無所取而地方亦無第二人受害者厥後其夫人泣語余曰果報也遂祕告其因夫人命至重彼雖有可死之道而他人則不可加功奈之何一時不愼而爲友所誤乎

### 某鎮守使夫人

民國距今十餘年前江蘇江北鎮守使某公出身寒微未幾一躍而任專閫夫人某氏年逾三十面微麻恆以脂粉砌平之饒智略而性倜儻夫畏且敬之時軍中給養不足某使赴省籌措未歸軍心思變夫人知之亟出私財大購食品召部下曉諭之曰軍使向愛士卒如昆弟今籌餉於外歸必盈橐而士卒亦應衆志成城望忍一時之艱苦謹出私蓄略備酒肉并各有薄贈願諸君一醉飽以待檠戟之歸來焉於是衆解甲額手歡呼曰夫人賢明請釋慮保無他也某使既歸餉糈果濟益德夫人甚一日某使頻微蹙其額期期言曰今日集數百十小卒而爲連排營長者動輒有粉黛充下陳况擁貔貅備干城鎮守一方之士顧乃無一捧侍甲冑之婢妾乎言時故作吁氣聲夫人窺之微哂復正色曰君言良是竊爲籌之久矣但君無言何敢遽行今當爲之物色一切請勿過問苟其人貌勝於吾而德智又過之何如某使遽伏地謝曰夫人盛德不才夫當永爲不侵不叛之臣夫人



裙下卽受降城也言畢泥首不已夫人以足笑蹴之起曰去休勿作態吾許若矣自是日出門徧託懇於文武同官之眷屬而夫人賢名傳徧遐邇矣久之欣然語某使曰某紳家有侍媪之女貌旣妍麗相復宜男說已有成幸速擇吉迎娶惟身價須三千金耳某使狂喜亟交款於夫人而夫人掃洞房製衾枕日夜匆忙如不及迨及吉辰大宴賓客賀者盈門夫人語某使曰新人之入吾將暫避防喜神冲犯兩不利也乃入室閉門臥某使則纓冠戎服喜溢眉宇週旋於衆賓筵席之間笙簫彩輿旣至女僮相二人扶新人頂紅帕入獨拜畢送入洞房衆賓客尾隨之爭近前以一瞻容貌爲眼福正羣目注視間新人遽自揭其首帕大呼曰吾舊人而爲新人也覓色易而覓德良難不得已吾姑降嫡爲庶以事夫子其當意否耶維時滿堂瞠目結舌莫知所措夫人乃數某使罪曰若忘當年糟糠共苦之情乎若忘部下因飢之幾欲譁變乎若忘納妾後家庭間之相衝突乎君不愛吾色幸愛吾德以妾視之可也某使驟經此奇幻駭媿幾顛仆於地而衆賓客亦皆匿笑紛散去余友劉烈卿大令實爲賀客之一其事則親爲余所道者也

### 山陽李某

山陽尙書李宗昉之姪某桀傲不馴尤忤於母旣長爲毛昶熙尙書之壻嘗夜半醉歸途經北京刑人之菜市口遇一身長二尺餘之白衣婦人迎面而行李提燈戲燭之曰爾其

爲鬼耶何深夜獨出也倏不見返至婦翁宅其妻方徘徊步月待夫於庭相見忽發寒噤返寢卽卒續娶四川某宦女因狎妓暱婢三人謀斃其妻以火炙熱之鐵棍通其陰遂死妻母年七十餘由蜀來京控於五城御史蜀人復多助之卒因毛尙書之力定罪充發新疆而不論抵惟斬妓婢二人以結案當其起解時余母舅嚴朗軒太守因與李有葭莩誼往送之見其兩股因受刑已斷碎不能起立矣

### 葉太史德輝

湖南葉德輝字奐彬少年科第入翰林後年三十卽歸隱著有觀古堂文集性和易喜滑稽尤喜以謔語虐人人多怨之遂遭殺身之禍民國十六年湖南變起倉卒奐彬於黎明聞警足方著一襪欲逃而爲人所執竟加槍決年已七十餘海內冤之其與余從未覩面惟時通書札而已同時金陵亦有兵革余避於滬而奐彬於死前旬日最後一書寄金陵亦展轉三月竟達於滬亦異矣余保而存之其書曰美蓀大家閣下昨奉舊歷正月二十八日復書并詩什一一拜讀尊公爲王仁堪榜進士乃光緒丁丑科令從叔爲黃思永榜進士則光緒庚辰科也典試湖南鄉試則在光緒癸卯科侍通籍在光緒壬辰科尊公未見令從叔曉蘇先生則曾相識吾鄉黃敬輿太守門生也旌德呂氏爲皖中巨族自應代有文人寒家本江蘇吳縣洞庭山人粵冠之亂先祖攜眷避兵長沙遂成地著至侍而通

籍遂爲湖南長沙人然歲時伏臘必回蘇展視先人廬墓自丙辰年居蘇城至壬戌年回湘吳楚兩地皆鄉土也葉氏爲江南華族自宋少保石林先生諱夢得者留守江南行宮子孫遂世居矣縣環太湖江浙之間各縣皆佔籍元之葉文簡諱李明之文莊諱盛清之文敏諱方藹忠節諱映榴以及吳江才女小鸞其父諱紹袁世稱天寥先生其兄諱燮世稱橫山先生又明南京侍郎諱茂才梨洲先生之外舅諱祖憲均東林黨人清之藏書家石君先生諱樹蓮又更名廉林宗先生諱弈者當時與毛子晉錢牧翁錢遵王往來今舊本書有二公一印記一題跋者價重連城先輩何義門黃蕘圃兩先生所極推重者至嘉道間名臣而兼有文學如閩浙總督諱世倬有二思堂詩文集護理湘撫布政使諱佩蓀有易守四十卷慎餘齋詩鈔四卷鴻臚卿諱紹本有白鶴山房詩鈔二十四卷廣西巡撫諱紹奎有觀象權輿八卷琴柯詩六卷詞二卷至晚近則有調笙先生諱廷瑄爲咸同間吳門耆宿著有吹網錄鷗陂漁話風行一時又有懷舊感逝二集均潘文勤祖蔭出資刊行諸公籍貫不同皆祠堂總譜系可考者也今子孫相見皆各知來源亦他姓所罕見康熙鴻博寒族被舉者四人而總裁則有文敏乾隆丙辰鴻博寒族被舉者二人更他姓所罕見祖姑小鸞諸詩詞已刻入午夢堂家集其逸事及後賢題詠以及冢墓圖考侍選有疏香閣遺錄四卷容遲奉寄請教拙著亦多未印今奉上卮園詩鈔一部仰希鑒正平生

於詩亦略涉津涯以其不能必傳故少作茲所刻者亦雜湊耳惟論畫兩種見聞較廣鑒賞亦不與人同好行小慧此之謂也云云尾書侍生葉德輝拜上丁卯舊歷二月初七日按奐彬每致余書輒洋洋千言其許爲文字神交抑何可感故余錄此最後長函以誌哀悼然使其預知旬日後卽死於非命其何能抽毫命牘閒暇若此誠如晉歐陽建臨終詩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又曰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哀哉痛矣

### 李雲慶太史

湖北黃岡李雲慶太史名霖青庚寅散館入翰林自言前世爲杭州靈隱寺退院老僧於結趺靜坐時其魂往往自頂而出一日又出聞空中隱隱有天樂聲鸞鳴鳳嘖直不若也亟往窺之見閻闔大開二人荷金字天榜出大書狀元某心艷羨之而魂已不能歸寺飄忽悠蕩間遂至湖北黃岡投生爲李氏子七歲始能言性愛趺坐讀書甚敏十餘歲入庠連登賢書二十餘歲捷南宮旋入翰林娶江西劉幼雲太史廷琛之從姊而其子婦又爲幼雲太史之女享科第之榮琴瑟之樂其味已備嘗之無何夫人及長子長孫皆死心哀傷之續娶北京巨富岳懷仁堂藥肆之女起居飲食未能儉樸家漸拮据心復苦悶之辛亥國變後益復無聊乃就京浦鐵路局科員之職月薪百餘金耳嘗慨歎曰人生由富貴而入清苦由團圓而入凋零其味甚苦轉不如僧吾今知矣年七十餘一日語家人曰明

日午時前十一時吾將辭世若逾其時卽不死矣屆時端坐於榻無疾而逝時在民國二十四年又聞太史中歲時頻入夢爲冥官惟心甚慈厚未能決獄每至則判官進以假面具爲之挂於兩耳立卽改爲嚴明判決如流水嘗曰陰世刑罰甚嚴願人在生切勿作惡也後以衰老懇辭冥職然猶有時入冥閒遊頗知未來事一日忽語其子婦曰汝父病尙可一面速歸甯已而果然以上皆幼雲太史之幼女黃公孟夫人親以語余者昔河間紀文達公曉嵐及福州梁敬叔觀察所著之書皆載乾隆年間顧德懋郎中爲冥官決獄甚嚴正今李太史必藉假面具以行其職其爲善僧轉世夙性猶在歟

## 老婦

民國十四年余居金陵右鄰有寡婦美而蕩與人通姦爲無賴子所緝捉其母年五十餘聞而奔至立門外不卽入大罵其女曰汝太無耻不是東西時衆方圍立於門以聽以爲母之訓女言辭當也嫗復詈曰汝寡婦無夫此是親告罪誰人敢捉若老娘行年半百尙有三相好誰得過問汝無耻無能吾將赴法院代控之矣衆乃哄然大笑嫗故作赴法院狀無賴子亟解二人縛鼠竄而去黠哉此嫗智哉此嫗而又明於普通法律是亦庸庸中人才之一也

## 馬錫仁成神

馬錫仁字韞韶浙江海寧人爲人誠篤孝親任上海滬寧鐵路文書股副股長有二十年之久民國十九年舊八月初旬忽夢至一處宮殿巍然若帝王居卽伏跪於地聽候上帝宣旨已而黃紙之諭由天下降大略謂關帝部下四神皆出缺命馬錫仁補其一着於八月十九日到任正俯伏案前聽旨忽仰視座上卽赤面長髯關帝也因泣涕陳情謂一子尙幼願稍緩期限關帝諭曰上帝之命難違應卽遵旨赴任方悲愴間夢忽醒涕淚猶沾衾枕次日語其嫡堂弟臚初皆以爲幻夢耳乃初九日忽得極輕微之感冒症十一日之夕竟似無疾而終年五十又五子僅三齡於是上海轟傳馬君成神余適居滬聞之未敢遽信託一族人介紹逕訪臚初以上皆伊親口道其亡兄之事確實無訛臚初任上海仁記路阜豐麵粉公司高級職員工書法亦一端謹篤實之士也

### 趙次山將軍

泰安趙封翁學優而仕極孝友生平多隱德生數子三名爾巽字次山由進士擢升東三省將軍四名爾豐亦由進士官四川總督次山先生持節鉞鎮撫三省余適在奉天任女子師範學堂教務長之職公召宴於軍署笑謂曰美翁可多飲酒余以官事冗煩不及奉陪時余年甫二十餘尊之爲翁亦見公之和藹也宴後余獻詩曰講武先文德元戎有盡謀琯戈偃清晝金盞泛新秋稼穡芃幽鎬絃歌化魯鄒三邊順暘雨莫使大臣憂已而調

川督瀕行親臨女校溫勉諸職教員有加并語提學使陽湖張鶴齡太史曰呂某吾招之來匪易其薪頗厚吾去後勿剋減勿更動俾養其母也余聞之至爲感泣公無子一妾人稱爲霞姨年近八十生一兒名天賜是誠天之所賜也民國某年余過泰安不及謁公墓乃作詩曰穆穆四岳鎮休休一代臣完老歸陵邱身去不死神在昔列棨戟白山黑水濱元戎自韜武仁愛撫斯民陋余葛帔女招至作師賓感激千金俸遂活北堂親風雲變神州載別趨無因疇知逾廿載西州過逡巡華表瞻在邇椒醕媿莫陳依戀懷往思縱橫涕霑巾

## 嚴太公

先母之曾祖來安嚴太公年三十登鄉榜而不會試終歲茹素晨夕誦觀音高王經家饒於財恆賙濟貧乏一夕有叩戶者一婦人而挈四幼子入泣請曰夫不才長子年十四爲前妻出將鬻之爲人奴由鄰邑聞善人名故攜四子來投乞爲傭太公命留養子皆長復命各習一藝始迎母去及太公年六十四子醮資演劇三日以爲壽蓋此母子亦懷恩報本之人也公年逾八十夜半起命僕敲肆門召薙髮匠復呼家人執竈溫湯沐浴冠帶畢端坐於榻命子孫咸至雖懷抱者亦侍列左右舉目周視遺囑曰汝輩讀聖賢書須奉孔子如家長信佛行善視釋迦如尊師記之記之吾將去矣勿哭泣以亂我心勿動遺蛻以

使我不甯過時後入殮可也語迄閉目微笑而逝自後家有子孫老死者三日前必先聞旃檀香味孫琴堂封翁余外祖也年六十二歿於北京先期亦聞此香自孫而後雖家有亡者其香不復聞矣

### 清代士子考試制度

中國在昔閉關自守時代國家以八比文詩賦取士其等第之煩困有皓首應試而不得青一衿者遑論名列甲乙之榜哉銷磨幾許人才於蠹魚殘卷裏是誠可歎也茲將士子考試制度略述之以見煩困之一般一縣考經古場一賦一詩第一場又名正場兩問一詩初覆一文一詩二覆三覆四覆均一文一詩與初覆同二府考三覆爲止與縣考同三院考頭場兩問一詩錄取者名爲挑取至挑覆場之文祇作兩股或其他零義再錄取者爲庠生同府各屬試畢再入一總覆場是爲秀才進學完畢又秀才報等三年兩次頭次爲歲考第二次科考列前名補廩補增科考第四等以下卽須入遺才場取者方得入鄉試場科考入庠者除第一名外亦須考遺四鄉試八月初八日進場初九黎明下題四書文三篇詩一首初十日晚淨場十一日進場十二日黎明下題易詩春秋禮記各一篇十三日淨場十四日進場十五日黎明下題策五道十六日晚淨場九月初九日放榜主考官以各本省巡撫爲監臨欽差主考正副二人同考又名房官各省人數不一以各本省



正途州縣考充之榜發中式者爲舉人副取者爲副榜所有中式者於會試前赴京總覆試一文一詩列三等以上者准其會試否則罰停入闈五會試三月初八日進場其進場出場及所作文詩經策與鄉試同考官四總裁一正三副由侍郎以上欽派同考官十八人翰林及六部實缺主事亦欽派考充四月初一日已擬定前十名試卷進呈御覽約初九日放榜逾日保和殿覆試一文一詩逾二日仍在保和殿殿試再逾二日傳臚一甲第一名狀元一甲二名榜眼一甲三名探花二甲第一名傳臚挑彌封至二甲第七名止名爲前十本當時引見次日放榜卽下上諭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放榜逾一二日仍在保和殿朝考論一書一詩一試卷用白摺逾二日放榜分一二三等保和殿覆試殿試朝考合三場統計酌擬翰林主事中書知縣名單進呈御覽然後各省新貴排日分班引見降旨分用

### 來安武寅齋太守

先母外王父來安武太守名凌雲字寅齋始家貧攻苦讀書孝於親母王太夫人性嚴厲太守愉容婉色先意承志太夫人樂有賢子而忘其困窮也太守原配馮夫人以針黹佐高堂之豐膳每至夜午指不得停已有子女三人自後有孕輒墮之至第二次夢一婦人坐蓐而呼之自稱爲金氏太太醒以語姑姑駭曰此先代祖姑以產難亡者爾臨產其不

幸乎已而胎果不下而死太守既登賢書續娶夫人張氏在室年十三身後卽有一藍衣女鬼日夕緊隨之迴首卽見自是食量大增日數十次其家以兩女傭爲之備餐盤匱甫撤卽呼大餓食雖多而無疾病也年十八旣嫁其兩女傭不能隨之來而吾外祖母武太淑人以在室之女孝事繼母日夜爲之炊忙於灶下姑王太夫人於正月朔日坐室中隔窗見一緯帽無頂身衣黑色布外褂之老叟逕入媳房以爲張氏黨也亟呼女傭送茶入則無人而張夫人臨產矣生一子卽名年子後至十四歲而殤翌年復生一女嫁山陽尙書李宗昉之子能詩書畫頗負才名於當時張夫人年二十有八女鬼告之當偕去遂死不知是何冤孽也太守捷南宮後歷任山西太原朔平二府三娶錢塘才女沈善寶字湘佩能詩善文章年逾三十以詩文考壻應者甚衆而太守獨入選某書曾紀其事而謂太守才不逮夫人誠微倖也云云太守署中凡刑名錢穀書啓諸幕友一概皆無其事皆夫人一人任之蓋夫人之父實名幕也夫人著有鴻雪樓詩文集字摹松雪王太夫人獨不重其才曰女子無才便是德須才何爲徒長矜驕耳吾纏足布趣爲洗之苟嫌污穢吾將杖汝吾目中無此才女也夫人含淚洗濯惟俯首不敢使姑見耳姑歿亦效姑之嚴威馮夫人所出子爲某部郎中年五十餘少夫人一歲因婢譖伏地請罪夫人杖之五十杖訖叩首謝而起余曾志其孝行寄稿於皖志郎中之子子言太守名傳誠余表舅也任廣西

某府知府蓋祖與父至孝之報也

涂宗瀛制軍

六安涂制軍宗瀛字朗軒始家貧居於鄉野恆於數十里外借書鈔錄以讀一日遠出借孟子一本未及鈔寫爲牛吞嚼憤恨欲死蓋其所居人與牛共一室也制軍已登賢書招牧牛兒十數人來就讀脩脯歲入不及十金其夫人與長子婦猶日往山中採野栗焙而鬻諸市以助薪米捷南宮後以州縣起家擢至兩廣總督任滿還鄉以俸銀難攜遂盡易黃金京御史聞而劾之鐫職以歸其爲學也主程朱之說月之朔望偕夫人並坐堂上子孫男女分列左右講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道是以子孫雖處豐腴無不肖者其居與余家隔一街年時春宴先大夫恆招請之余每窺於屏後見其公服而來身無黼黻緯帽空梁而亦無頂蓋自居於參革之員其守法也如此又嘗於街頭遇之寬袍博袖布襪青鞋時年已逾八十扶杖而行後隨一小奚童而已光緒二十年八月十五日薨先大夫輓以聯云五百年心法遙溯程朱兼數省以宣猷却當大臺榮旋廊廟山林風自古八十歲眉齊久稱梁孟未浹旬而偕逝正值中秋節屆人間天上月同圓

徐太史女孫

同治年北京有徐太史者佚其名夫婦皆亡遺一子妾及一嫡出孫女妾守志甚賢撫嫡

室女極憐愛長爲之贅婿生一子三日內婿飲以人參湯體炙熱如焚臥以冰塊立融解宛轉呼號而死婿旋就事遠出妾僱一乳婦哺子小大三人共居一室其土坑臨南窗窗四扇皆糊以紙而每榻中嵌尺方玻璃一夕月明如晝忽見其女面肥白如昔隔玻璃而呼乳婦其音甚啞曰乾親家善視吾兒吾履傲煩爲一製蓋乳婦之夫紙紮匠也言畢卽去妾與乳婦潛起伏窗窺之見女身後有數黑影相隨行至庭隅樹陰下冉冉而沒先母嚴夫人與徐如夫人頗有往還故得聞其所述并知徐女在世以驕愛故不知針黹爲何物也人之憐愛兒女雖死不忘其呼乾親家者媚乳婦耳其子小名寶兒十齡卽能畫光緒十二年先母在京尙及見之

### 武傳書

先外祖母嚴太夫人居來安遭洪楊之亂父武寅齋太守遣人接至京師有族姪武傳書年二十餘亦相隨而行旣至賃一屋攜幼小子女數人居上房武住東廂家無僮僕也一日徐太史之公子以瘋疾自刎死太夫人命武往助喪事太史夫人以公子綢袍一襲爲贈親爲着於身及夜歸來雙目灼灼直視桌下問之不答人靜後皎月盈庭武入廚下移一方桌於院復由廚抱一兩人合圍清水盈滿之巨綱一隻移置桌上更取菜刀向綱邊磨之霍霍有聲太夫人隔窗問其何爲曰將殺人耳磨之久乃高唱曰人之初性本善我

思父母涕淚如綫蓋思其父母離亂之哀也時余長舅年十四欲喚醒諸弟妹太夫人亟搖手低聲止之曰勿喚偷傳書破扉而入諸兒死於夢中亦良佳耳已而武叩窗呼曰姑母余口渴甚極思茶飲太夫人戰栗應之曰待天明卽有一夕之中屢來叩窗催索皆以好言慰答之然其驚恐直匪可言喻矣待至黎明聞其拔關出遍覓三日不得不知死於何所

## 厲三公子

先母之從母李夫人爲武寅齋太守之次女嫁山陽尙書李宗昉之子尙書無女撫族女以爲女夫婦歿後女爲黠婢名愛兒者所誘遊於北京長春寺遇某省厲方伯之公子京人混稱之曰厲三日挑心招兩相悅慕而愛兒復爲之傳遞書簡情愈穠密思圖嫁娶乃潛禱於佛許獻繡幔復秘求於嫂嫂曰姑遺命不可嫁庶出子汝若屈膝我前則姑有知不能怨我矣遂長跪不起嫂許之不百日而嫁情好甚篤又不百日厲三納一妓寵專房而與妻絕妻獨宿每於夜半泣呼三少爺厲三聞聲來問呼我何爲曰膽小怯空房耳厲三曰易辦易辦吾壯汝膽乃痛毆之而出亦不復泣不復呼矣自是隔一二夜又復泣呼然亦必受箠楚一次憤極遂自縊年二十八結襦甫十載耳厲三納粟爲刑部郎中刑部行刑時例派部中郎中或主事衣紅衣爲監斬官人遇之多推請病假厲三視紅衣以爲

榮慷慨自請及入蓆棚股已戰栗劊子手提人頭屈一膝送公案前請監斬官以硃筆點斬額厲三狂叫一聲逃伏棚隅昏不知人衆以車送之歸抵家已驚嚇死矣

### 自記免於火難

余平生有心無心之過惡抑已多矣但惕於親見親聞世間善惡之果報懺悔尙早事事頗蒙天地佛神之垂佑屢次得免瀕於生命之危險其最顯著者爲民國十九年舊五月二十五日之事是日余編著畏室筆記已脫稿擬次日往書局商印廣送親友及世之慈善家乃是夜大難卽得倖免余家僅子母及所用傭嫗共三人先是頗覺窗外陰森之氣可懼睡後又忽夢甦而呼爲兒子叫醒已而仍安眠乃似有人推之駭極狂號擁被蒙首不敢動兒於夢中驚醒亟問何事始敢同起聞帳後唧唧有聲細看乃板壁上所釘之電燈線走火線已焚斷冒出碧火頭半寸許離帳僅二三寸勢將焚及急將電門關閉始免肇大禍所最險者三日前余以殺臭蟲將兩木牀及棕綳滿澆火油萬一火起余家三人深夜不及逃避必皆葬身於烈焰中矣尤有可異者滬上五六月天氣至熱而斯時滿屋陰氣寒冷逼人至於戰栗豈非鬼神之來護耶是時陝西大旱赤地千里隨致書朱子橋先生附銀幣五十請助賑飢并書數條於座右謹以自勉兼勸世人

一 不但無惡行爲兼洗滌惡心意

- 二 殺業至重戒貪口腹永不殺生尤勸人戒殺
- 三 逢人勸善尤勸人孝悌忠信
- 四 遇事儘力行方便
- 五 惜字惜食惜衣惜物以報天地佛神父母恩德
- 六 節嗇衣食量力賑災
- 七 凡事隨緣守命
- 八 每日臨睡前省察一日之心身過惡亟思痛改

趙啓霖侍御

湖南湘潭趙芷孫先生名啟霖晚號靜園某科進士官給諫時不避權貴在京師有三霖稱稱三霖者江春霖趙炳霖及先生皆侍御也而先生尤直聲震天下光緒時段芝貴以天津警察總辦購女優楊翠喜進振貝子遂簡放黑龍江巡撫先生聞之乃疏劾段并及貝子之父慶親王芝貴革職而振貝子亦退出軍機矣先是疏既上欽派徐世昌赴津察按而無實據趙遂革御史職京津報館皆據實力爭朝廷以怵於清議而慶邸亦負疚於心隨起用爲四川提學使逾年鼎革遂歸隱鄉園甲戌夏寄題拙集薺麗園詩一律用余題梁星海太史遺集韻其詩曰香茗耽吟不計年傳家史筆有餘妍開窗自看蓬瀛淺倚

柱誰知漆室賢河朔雲低催去雁江南草長聽啼鵲最憐恤緯心情在腸斷孤臣井底篇  
至余題星海先生遺集云衰吟猶寫義熙年豈爲風花鬥麗妍獨抱封章同古直終憐宣  
室起斯賢一哀大地無殷巖三謁崇陵哭杜鵑公有才華乃餘事更何工拙論詩篇

### 亡婢喜子

余居滬時家有三婢長喜子次珊珊又次來順辛亥年喜子年十二入門潔其衣履異於  
同儕好女子也十四歲以瘵疾死死後半月余第四妹賢滿夜夢獨坐廳上有一人入不  
着綠衣而知爲冥間郵吏手送一函於案無言而去妹視之封面寫呂二小姐啓因展閱  
文言白話相雜墨迹殊慘淡首云四小姐近日病好了沒有鴉冒病好了沒有阿毛吾兒  
小名也又曰與我錢我已收到此信是七月十四日夜託人所寫明日我將附輪船烟囪  
上回家又曰我有新衣一件送來順其信箋乃白紙紅格八行以下二紙字皆模糊不清  
余妹夢中笑曰阿毛誤作鴉冒其倩滬鬼代書真上海土音也次晨妹以所夢語余愀然  
不樂謂喜子爲姊婢不直寄書於主而使吾見吾病肺久陽氣已衰其將死乎余曰汝結  
想所致有此妖夢耳妹曰不然試舉其證比日吾病未癒小甥阿毛亦患感冒一也日前  
爲焚冥銀二也昨夜爲陽歷七月十四日喜子爲湖南人由上海歸必須乘船三也彼箱  
內僅有新衣一件在世深惡珊珊獨愛幼婢四也有此四證豈得謂爲妖妄無憑至餘二



紙字迹不清乃不欲明示我以死期之將至耳妹自是恆悲歎秋間余挈妹膺廈門鼓浪嶼女子師範學校之聘不五月竟歿於校年二十又七時民國二年冬也哀哉

### 合肥王謙齋

謙齋先生爲合肥之耆宿惟恃才傲物好狎侮儕輩人亦多諒之當洪楊時四眼狗陳玉成兵至肥王擬欲勸其棄逆投正而苦不得見乃裸身於其營門外大解手持漢書一卷琅琅誦之兵士以戈逐之王曰吾與陳公有舊欲其聞聲而召我也兵曰帶汝進謁行見主帥殺汝耳握其髮牽之入及見陳拱手曰下士無禮未及衣冠請免拜陳大笑問曰爾何姓曰鄙姓汪汪汪陳益笑曰爾作犬吠其詈我爲四眼狗乎王曰豈敢豈敢吾本犬身犬吠而進人言也因曉以天下大勢說以歸服朝廷之言口辯滔滔不可遏止陳心是之而未能從拊其背曰先生休矣亟命取衣一襲覆其身而揮之出其與李文忠爲總角布衣交李旣貴思欲下之走直隸督署進謁昂昂然舉首高睨默無一言忽辭出李送之中雷王笑曰頃有要言請掬肺腑於是滔滔不絕李不得已隨之行至轅門語猶不輟復隨之至街心王佇立言當時吏治應如何如何語語中肯爲文忠向所未聞忽四顧人羣復目文忠曰此街衢耶奈何語長累中堂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拱手大笑而去

### 強盜誤殺

先長兄新伯名賢銘幼不能讀而天富陶朱之才年十五服賈十載之中家以起色而兄服用麗都先大夫常訓戒之未能改也某歲由六安往旌德掃墓狐裘金表赫然貴公子路經南陵夜宿旅舍遇盜五人劫衣物去次日親至縣署報案縣令於三日內擒盜五人申文於省斬之後始知盜實爲盜而非行劫吾兄之盜也兄心悔之時以語母年二十五病篤臥牀見牀之裏面有五人怒目相向至爲猶惡母入則去母去則入兄牽母衣不放至一晝夜母泣涕相守終無所覩已而竟逝夫無心誤殺且實爲盜於人之將死尙來怒視世之有心殺人者能無報乎

詩妓李蘋香名妓賽金花

清代海內詩妓名妓負時譽爲衆所顛倒者余識二人焉李蘋香本徽州產父諸生以貧死母挈之居鴛湖遂爲嘉興人及長明眸善睐工於詞章攜之滬墮風塵中墮鞭公子走馬王孫爭趨於枇杷門巷久之心厭年十七欲從良時光緒某年吾友天津大公報主英君斂之偕夫人過滬英君故滿人其夫人裝如男子冬月之夕披風帽鶴氅二人訪蘋香於汕頭路余年二十餘亦喬男子裝偕行焉經泥城橋英夫人忽爲羣妓所圍爭拉之斂之拳足揮拒始脫重圍斯時余已驚惶無措見有血口聖面來牽捉者亟逃入一小肆始免於難蓋遭野雞之拉客也三人旣入蘋香書寓猶笑不可仰蘋香豐容盛鬋柔指纖足

書案上雲牋堆滿蓋皆求書者其母年五十許尤喜談詩雅興娓娓後聞金錢富賈翰墨才人爭來求耦者戶檻爲穿蘋香泣曰吾欲得人而事耳豈爲他哉時黃思永殿撰之子中慧以翩翩佳公子美容貌富文藻日泣於妝閣并投以詩兩月餘而精誠不倦蘋香憐而獨許之遂量珠以聘厥後復以細故分攜中慧獨居故京而蘋香仍獨寓滬上十餘年後余復訪之則美人遲暮已衰老矣於時有友爲余撮合謂可援如皋周子固女觀察之例迎納之藉作晚年詩侶滬上名流袁伯夔夏劍丞周梅泉齊聲曰事亦甚佳但吾等須先爲君往覘其志以決之遂同車往而蘋香意殊落落民國某年余遊北京語秀伯曰吾幾納君故寵險矣哉雀巢鳩佔也秀伯笑曰渠恐無此福耳秀伯卽中慧之字與余爲文字交蘋香字鬢因有詩一卷行世頗多佳句余亦有詩贈之載於拙集菀麗園詩集中賽金花者原名傅彩雲姑蘇人年十餘蜚聲於北里爲洪文卿殿撰鈞所娶寵專房殿撰簡放駐德欽差大臣屏正室而偕金花行翟菲繡裳居然敵體也德皇威廉第二與之並坐而攝影又識一小校名瓦德西庚子歲清之庸臣獎勵義和拳以殺洋人入國聞而憤起聯軍直入京師金花游說瓦德西京師多所保全蓋瓦已擢聯軍統帥矣後隨洪南旋洪已衰病金花悅一家僮洪責之金花殊不慚懼泰然謝曰君誤矣苟爲君妻其行若此理宜出之今我妓也人盡可夫何貞節之有然君旣以爲耻穢吾豈仍留其行矣乎於是檢

點行李復趨視廚膳顧謂洪曰吾去後幸善保玉體勿相系念努力加餐苟有緣來世仍爲連理枝也洪始而怒繼而餒終而悔召僮僕曰亟爲夫人解裝吾其不復多問矣金花乃拭淚痕重勻妝面宛轉嬌啼投於殿撰之懷洪亦撫摩憐愛百般而溫慰之自是禁鬱之令不復懸矣無何洪死復嫁兩江總督某公之子未幾卽卹離民國二十五年余遊舊京訪之於天橋側之居安里金花迎之曰君西人而華語如是之佳余曰爾視我鼻高耶余髮固黑非歐產也渠大笑乃握手歡談余問曰爾年已六十四何顏猶渥丹美麗若是曰自幼服食珍珠粉耳余又問之曰當年瓦德西入居儀鸞殿而七國之軍帥皆散居於同殿之內其時雖中國議和領袖大臣李文忠不奉瓦德西之召不得擅入爾一女子於外兵衆目睽睽之下獨能從容以入乎金花語甚支吾余遂不復再問瀕行復語之曰觀爾貌猶若三十許人而生計又復清苦曷不擇人再爲馮婦乎曰吾本有此意幸謝君爲吾物色之也乃余返青島不及一月而賽金花以患河魚腹疾死矣按其人容貌才辯皆臻上乘苟受相當教育非李蘋香之所能比惜其垂老貧困而死亦不幸之甚者歟

光緒二旬萬壽燈聯

光緒庚寅六月二十八日二旬萬壽六安州闔城士紳舉行慶祝禮學宮雲路上燈彩烟火之盛入夜上輝霄漢下耀城闔士女游觀萬民鼓舞洵太平盛世之樂也州人士爭製

燈聯頗多佳句先大夫集詩經句曰光於四方一人有慶維此六月萬壽無疆切燈切帝切時切壽喬皇工鍊爲衆讚服

### 某主事

清光緒朝庚寅科會試朝考後新貴引見於乾清宮八人列爲一班其領班押班二大臣皆禮部尙侍以充之排齊後領班大臣潛牽首列者之後裾則八人齊跪毫無參差各自報某人某省進士年若干歲上南面端坐手捧綠頭籤排疊如摺扇式耳聽報名而目注於籤所以昭莊敬也有皖進士某者報名時其音曼長而尖銳有似優伶之登場聞者莫不震驚而上亦微睨之卒因是以主事用其實翰苑才也豈不惜哉此日照丁揆野太史所說意者此公平日學唱戲曲久而成習以致爲禮不敬咎由自取歟

### 濟南名醫楊硯農

民國十年左右濟南名醫淮城楊硯農精岐黃爲人方正一日偶過城隍廟入夕夢爲城隍神薦入陰曹任冥官以大轎差役來迎入一巍峨衙署見前廳列廣案聚而餐者數十人科頭裸臂或敲坐或翹足似甚不拘禮數及餐畢各就辦公案則端嚴寂靜毫無聲息楊爲差役導入一後殿役以紅袍進遂加於身據公案正坐有人捧一巨冊置案上繙閱之皆人名因執朱筆隨意勾點而已殊不自主點七名後役請升輿赴刑場監斬罪犯既

至亦不見有囚徒須臾劊子手以一盤盛首級七枚至血淋漓有腥氣而其小乃若蘋婆果心殊惡之隨以小轎送之歸至一河架有木橋輿夫促之下扛輿竟去楊旣驚且憊力莫能興勉越橋匍匐數里還家自是月必一二次往每臥輒一二日不醒心雖厭苦之而又不得不行一日又往見廣庭胥吏班中有一熟識之人彼此相目不交一言越數日相遇於途各言夢中晤見事楊與李君稚梧至交好李爲李文忠部將安堂軍門之孫時李君之尊人寄居青州感重疾由濟招之來診次日楊問曰尊宅居何人昨夜夢中見有陰曹數十警察偕入似爲搜檢者已而空手皆去李曰此屋曾聞前爲醫院向無他異楊笑曰當余夢見警察來時心頗驚惶以爲偷來招余入冥判案長臥不醒豈非駭君全家乎其後楊年衰老歿於北京以上皆稚梧語於余者又四川余理堂刺史之夫人爲含山慶華廷太史之女與先母巖夫人交最密當光緒十五年刺史知滁州時生一女及入民國初年此女每夜必入冥間人問之則曰在冥任女書記每夕寫判案甚多且取收簿冊重不堪舉極爲辛勞此二事皆余所親聞或親見非傳說之妄言也

### 王進士

直隸涿州牧皖進士王紹楨爲宦清廉性拘迂鼎革後還鄉里廚時斷炊晏如也民國某年皖大饑無以覓食遂自鳩并毒斃其妻與孫留絕命詩曰餓死尋常事誰爲惜隱淪干

戈籠大地儒術豈謀身鳩酒澆心烈妻孥決淚呻泉臺見尼父慚媿說安貧余讀之淚下  
夫當饑饉之年乞食逃荒於其他大都邑舍其孫爲人僮豎而已以進士之身不取束修  
爲家塾教讀妻亦可爲人炊爨安有全家餓死之理不此之謀死於鳩毒誠所謂拙宦者  
歟余哀之以詩曰哀哉王進士昔曾作州官山河一以改裋褐遂不完况又值饑饉三旬  
無九餐二子絕粒死二婦欲守難賸有白髮妻槁臥泣聲酸衰翁撫瘠孫汝餓我心剜百  
計思已窮飲淚仰天歎十七青銅幣搜之在簞莞懷握出門去色沮步蹒跚潛易酒與鳩  
兢戰持以還佯歡勸妻孫藉此禦飢寒歎而同慘號烈毒靡肺肝翁猶強賦詩遺與當世  
觀鄰舍共歎息亦有涕洟瀾募化十餅銀薄木市三棺誰識叢瘞者曾列鷓鴣班咄咄世  
有此慘痛絕人寰千里苟相聞忍視命摧殘詩書矧同氣吾黨豈冥頑或貨架上書或典  
衣與冠濟厄義所當能不共赴援君獨死於飢慚媿同赧顏

## 塗山公

余昔在奉天瀋陽時頗蒙文人才士青睞外間投贈詩詞者甚夥以學校事冗多懶於作  
答有一女傭略識字專爲余司收藏余不細察也宣統三年南旋於篋笥中檢得有塗山  
公者剪麻姑山仙壇記之字集成五言二律精裱之以贈其詩曰靈美鍾旌德名流見女  
流三餘經史習四教聖功修世宇開新運家庭喜自由許多名進士能及婦人不時習譚

當務日新知所無通觀廿世記志括五州圖今古詩皆史東西書并廚文章行海內可謂女相如纂顏真卿書麻姑山仙壇記字敬題呂女史清揚所刻詩塗山公拜撰圖章曰春華山人詩草清揚余名也夫人剪帖一部精心巧思集字成詩以贈微特其詩之佳有若天衣無縫而其情其意尤足感佩乃三十年來不知塗山公爲何人媿疚於心極矣屢欲登報以求卒以閣於人事未果塗山其尙在人間乎知我罪我惟君諒之而已

### 呂文節公

吾宗文節公名賢基字鶴田入翰林蔣升卿貳咸豐時值洪楊之變上諭湖南在籍侍郎曾國藩安徽在籍侍郎呂賢基着各就本省辦理團練文節方守制於是奪情而起練兵禦賊守桐城最力洪楊三至皆不得逞最後諭其營曰城若破逢呂必殺其將卒誤聞以爲逢女必殺也迨城破婦女凡老少無幸免城中僅餘二婦人矣知其誤遂止殺後公守舒城城破赴池水死三晝夜屍立不仆聞於朝賜諡文節子錦文亦入翰林以不得繼母歎文節夫人訴於慈禧后后以錦文名粘於御屏風上謂近臣曰使皇帝見此不孝子之名而警覺也皇帝指同治而言錦文因之終身不得遷轉竟鬱鬱死其實子無不孝而母過嚴厲耳旌德文節祠聯曰公死豈徒然激起多少英豪共扶景運余生雖已晚賴有巍峨祠宇藉仰宗風先大夫筆也文節爲賢字輩於先大夫爲族姪迨錦文太史之孫宋庭



太守名美璟爲人任俠有奇氣以鄂撫張文襄出文節門下遂聽鼓湖北署漢陽府後補荆門州辛亥國變歸隱滬濱以醫自活與余敘族誼而篤交情余每由青島赴滬多主其家逝後余以詩五首輓之曰敝族有賢士其人儒俠間先世奮忠烈廣雅念薪傳巍巍鄂開府不趨長揖前慷慨陳時弊劍佩動翩翩大府肅起座信知子能賢吾有荆門民趣治理煩艱輕裝一騎去堂皇坐峨冠峨冠怒髮冲先召奸胥吏笞爾三百鞭警爾爲盜庇挈之巡村郭爾民毋惴惴苦樂前細陳吾職理民事民指村有盜率胥突一騎宵半擒還村謝我官吏罪大府忽傳檄命治河工去泛濫愁洪津爲魚憂岸戶畚鍤率爾民晝夕躬救護先衆奮忘軀脫屣濡禿袴旬竟宣防功推讓衆工據歸來報大府自劾績莫赴衆工膺上賞雷歡動寒素爲政作夏日民免無吝悔子產方知頌忽感山河改免冠謝北闕攜僮隱東海閉戶接遊俠朱家與郭解一諾重赴義價非泉下買悲昂慕前徽氣動天地駭每獨旁睨君眉宇橫精采我羈魯連村君滯春申湄經歲感離別方期會有時開書見凶訃詳審痛復疑千里欲奔視蓋棺難我期念子歸窮泉飲恨非所悲所悲舉案妻復愴負薪兒收淚念同宗清白人間遺慨然爲君歌廉吏終可爲

## 先靈來饗

家宋庭作荆門州牧時於清明日祀祖先其署中一庖夫鄂人某日能視鬼立堂前廊下

呼夫人語之曰一老夫人面現不豫色速再兩叩首夫人瞿然曰向來祭饗吾皆三叩頃以公子病一叩卽匆匆入房是吾罪也因問來饗者男女頂戴衣服是何顏色庖夫具言之且云有二少女偕臨一面微黑而肥一白皙而瘦蓋宋庭之母夫人生一女而又撫育一女皆十餘歲死也宋庭語余曰先壘皆在旌德此庖人從未至皖胡由知余先代之冠頂及殮服之顏色所言一一無誤知者惟余一人雖余妻亦茫然也

### 盪村詞人

歸安朱古微侍郎名孝臧號盪村以清某科一甲第二人及第喜填詞擅書法其字如瘦竹幽人窈窕獨立余集敝廬何必廣好人常獨居二句乞書聯侍郎笑問曰下句出何人余曰請繙前漢詩便知耳歸安俗婦女多不施脂粉以素面爲美而男子無老少反用之侍郎晚歲居滬粉痕脂暈猶不去手也年七十餘辛未年逝世余輓以詩曰敝廬何必廣好人常獨居集古乞書縑懸贈我蓬廬在昔諫黃巾直聲薄海隅袁許同授命公獨保其顛挂冠謝神武青篋易紫魚晚託金荃旨意苦音多痛聲譽邁草窗實乃縑緒餘季世遘多難海上同乘桴南廛與北園相望十里餘載別驚遠耗乘化歸玄虛靈風起天末私慟哲人徂

### 王夫人

民國二十五年青島市工務局科員文登王君書珊之夫人忽患膨脹勢且危殆余勸其持誦南無觀世音菩薩一句夫人腹壓於肺不能出聲惟於病榻上晝夜虔誠默誦不輟一日余往視疾親告余曰前日之夕侍病之人以夜深皆倦睡突有一人面目模糊身矮而肥至榻前曰頃當有人來看汝語畢卽轉身出已而有一老僧入曰王太太汝是善女人而有斯疾奈何奈何西醫汝不受攻中醫又無能爲力奈何奈何吾其姑以指爲汝畫腹乃隔衾三四畫竟失所苦舒適若登仙矣我因呼爲老法師且懇之曰余有表姊劉太太隨其夫在青島海西工務局辦事處居住現方患喉症乞往爲治之老僧曰吾卽往語已遂出次日腹瀉穢物半便桶我今已無病且啖粥半碗將愈矣昨海西辦事處有人來告我云汝表姊於某日夜半見一老僧入房說是青島王太太請吾來爲汝醫疾旋以手撫摩其頸痛果稍愈屈指其時日正余懇託老僧之夜也以上皆夫人親口所述且揭衾示余曰君試以手摩吾腹平矣意甚欣喜余迭聞述老僧奈何奈何之旨極慮其不起但未敢言耳未幾劉王二夫人相繼而歿夫觀世音菩薩本爲男子身尋聲救苦誠則必至若王劉二夫人雖莫能延其壽命想以無大善果之故然卒能止其二人半月之痛苦謂非持誦菩薩聖名之所感歟王君今尙居青島且續娶矣

民國二十六年春青島人爭傳膠濟路局委員長葛君光庭之姪爲蛇精祟死余與葛君至相熟識以其因公赴濟遂親訪問其夫人蒙見告曰事誠有之族姪某年十七新由故鄉蒙城來讀書食宿余家前數日學校下課歸入後門經過菜圃見一長尺許之小蛇翠色可愛恐其螫人囑園丁以鋤擊之蛇竄入牆穴不見姪急赴廚下覓一鐵條亂擣之余聞知亟命止擊然已無及矣及入夜姪忽語余曰向暮之事吾心甚恐懼願睡伯母牀前之地板上余許之時已三更余坐矮椅織絨線衣尙未眠睡姪忽匍匐起跪余前曰吾爲金龍公主居雲門山修鍊已五百餘年日間偶遊行於君之園圃奈何君姪擊我至死誓必索其命也君家之人惟夫人最善吾其頂禮遂作膜拜狀余以姪本鄉野之子何知頂禮二字知爲蛇精附體家中雖有健僕十餘人然皆眠睡不欲驚衆隨手於案上取大悲咒一本展誦之其實咒中之字余多不識聊以藉之驅邪而已姪忽合掌曰夫人幸見恕請勿持誦余以爲有靈感矣愈加誠虔禱誦姪遽起奪咒擲地曰吾哀求於汝而汝不應將現原形以示汝矣手足踞地蜿蜒疾如風雨下樓而去余亟於樓上以電話招請海關職員梁少庭居士夫婦已而偕來商於蛇爲立碑不可爲作佛事亦不可梁居士乃朗聲誦經咒姪曰汝爲吾留五成道行可乎梁不應又曰爲留三成道行何如梁復不答曰如此懇求皆不見許吾將施法矣遂張口噓氣適中梁夫人之面胸腹大脹痛二人狼狽而

去時衆僕競圍姪將按之於地姪閉目首四顧以涎水噴吐之且加毆擊衆莫能當紛散去姪亦力盡而倒黎明視之死矣以上皆葛夫人所述余惟記其大意梁居士余亦與識研究佛學頗深現已由青島調升上海海關幫辦一大善知識也

蔣觀雲先生

諸賢蔣觀雲先生名智由道德文章爲世所仰登鄉榜後不樂仕進東撫孫寶琦欽其人邀請入幕兩賢相契極得賓主之歡晚歲隱於滬濱以書史自遣嘗有句云物踊趨前急兵爭益後多自崖失從返謀國得無訛稼穡中華業綱常萬古科不容離此道今日淚滂沱觀此詩可以知其志矣子尊簋字伯器卸浙江督軍職後在滬欲迎養侍居先生不可仍自賃小屋數椽聊避風雨而已余之始識先生也結爲文字之交繼窺其爲人行事乃視爲師垂老付詩一卷與余曰倘吾中壽而死子若孫不能付梨棗所賴惟君耳民國己巳秋八月卒年六十有五余抱遺稿乞序於義甯陳散原翁三立翁以老病辭余乃踞請翁爲立撰之逾年伯器死癸酉仲春求葉君玉甫爲之代印於滬余并題詞一首曰儒師何栖栖懷慕三代治蒿萊既不達白首潛茲士在昔賢書科齒壯亦一第炎運奄待終非是有幽厲前席亦思對徒茲賈生涕皇綱旣解紐殷墟旋踵至銜此麥秀哀巖穴永孤闕窮老簞瓢居跡遯抑天棄寐與姬孔晤生憂禮樂敝歲食長忍飢著說闡仁義抱道無永

命萬憾遺人世傷彼河汾帷明德誰私謚有子徒冠軍侘僚亦隨逝平生梁父吟疇爲千載計載踣散原翁弁言能我賜更乞海內賢錫辭競哀麗百難付剗劂長留在天地題句告幽靈俟芭淚盈袂

### 轉生爲豬三則

安慶迎江寺左側菜園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忽來一豬不動亦不食園主僧寶智至菜園豕繞身三匝以首摩其衲衣似極依戀僧沉思良久忽語之曰爾豈王國榮耶勿居此速往寺內後園豕立即起去王國榮者本江湖賣藝人性極暴戾無惡不作衆咸畏之僧與相識民國十七年向僧借五元曾親討索適國榮病怒曰好漢不賴錢我死當變豬以償爾也僧憶前語因戲呼之初不料豕竟馴服依戀也其事爲某居士所聞往諭豕曰放爾生於迎江寺不殺矣豕頻點其首居士入殿焚香佛前爲之回向豕亦趨入伏地作叩首狀時圍而觀者如堵咸稱奇事城中名宿李範之先生聞其異往觀之僧呼王國榮豕即至屈足伏首以迎範老謂此豕前靈不昧可令日誦南無阿彌陀佛以自懺悔豕嗚嗚然若作應聲者三日且流淚見者莫不嗟歎按此記作者王君樹榮曾任安徽高等法院檢察官當時親見其事云又余戚嚴仲絜云僚壻陶靜庵巢縣人頗樂善好施鄉里稱之其縣有豬販驅一豬進城就屠豬奔竄不肯前行過一橋急跳入水衆鄉人共爲擡起力鞭

之仍不前竄入一土地廟內衆曰陶先生平素行善可請之來買去放生已而陶君至出價買之告猪曰吾豕汝於城內某寺猪卽俯首帖耳急趨入寺逕至大殿對佛三伏地而後起衆皆隨入而觀至有墮淚者老僧掃一室養之乃屎溺滿地僧語之曰猪齋公吾旣飼汝汝應感情奈何反使污穢吾地自是屎溺必往一僻院內噫此猪前世必爲頑野造罪之人故爲猪猶不清潔然知禮佛聽教則懺悔之心不可謂無也仲絜曾留學美國專習工程民國二十二年任青島工務局副局長復任南京工務局局長信佛行善今歸隱鄉間矣又吾鄉某專閩文雅儒將也死後見夢於其子曰吾領兵征討洪楊每連帶殺戮百姓今受上帝之罰將投生於某家爲猪黑毛白蹄者卽我速往購之子醒後逾數日往覘之果然遂買歸養於某寺猪茹素不食葷腥余族嫂夢園老人不遠百里命輿往觀之投以肉餡包子果嗅之而不食此光緒末年事嫂親語余嫂壽州孫文正公從女又余族姑之女也

## 費仲深遺詩

吳門鉅紳費仲深名樹蔚號迂鎖吳江人積學好古抗爽有燕趙風共和初官肅政使旋與項城論政不合南歸後堅臥不再起惟於吳中興革地方善舉仍多所致力時論推崇之文章莊雅尤善倚聲時人莫能及也余昔旅滬未與謀面乃費君以道路悠悠之口頗

有不慊意迨余遊蘇相與探討古今始彼此締文字之交焉其見寄日讀美蓀詞人示所作一卷敬題二律用志心服名高遲識面意左始言歡宣髮仍簪導多文勝褐冠死生師友重榮落見聞寒詩外收聲盡塵中底事干才調元餘事風標見此吟豹斑窺以管桐尾爨爲琴感逝泉封淚思鄉月鑿心終能回霽色雙照蕙蘭襟附註尊作藻色聲韻是魏晉六朝高格次亦不失初唐情深理足尤足感人又其乙亥元旦見寄絕筆二律云一笑俟清吾且耐四并舉頌爾休癡窮存骨格錐猶立衰到顛毛鬢不欺蠟淚未乾茶鼎沸鳥聲何喜樹窩危影堂再拜生無忝傳語諸雛約略知京國夢華垂老盡兒時風味得春多大晴入市增蕭瑟孤冷逢人但唯阿海外金銀流不返江東祖稅困如何腐儒積瘵賤天訴未要長生受折磨何言之悽且惋也仲深逝後余弔以二詩曰珠樹栖鳳鶴窮谷闕艾蕭平生無一面吳下有賢豪昧我骨肉情責義焉敢逃始諾以文辭終締翰墨交千里金閭逢一吐襟意消自爾贈答篇驛使爲之勞宗工賞燕石比重璆與瑤知音竊所感海上成連遙意左始言歡君昔投我句開篋楮猶新黃墟人已故清才湖海譽俊羽雲霄翥方謂青桐枝獨爲祥鳳據高明鬼所闕盈滿天豈妒始越商瞿年幽憂竟沉痼慘慘屋梁月悽悽金閨樹儻再金閨遊卻步桃花塢桃花塢君所居也

迂拘爲害



余同懷姊秉性剛直惟過迂拘清宣統間任南京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學生皆服布衣裙不得施脂粉當世稱爲女教育家其校有女教員某夫人者年已四十幾婦也一日由校出購物於肆有兩江師範學校算學教員某遇之慕其端淑貞靜詢問所居遂投書於校日久書頻至頗涉欽仰冥思之苦女教員慮爲校長知隱秘之無何辭愈迫切且立索覆勢不可隱乃持函陳於校長吾姊憤甚乃語女教員如何如何女教員出語送函之童子曰覆書無翌日可請某先生親來校姊立赴督署謁見制軍某公謂某人侮辱女教員請嚴懲以儆效尤否則惟有辭職以謝耳制軍不得已允之因商於提學及某欣然來校而女教員不復出見警吏已待於招待室遂捕之去不鞫訊遽定三年監禁之罪迨國體變後余在滬心殊惴惴以姊在甯慮其出獄報復乃久而寂然詢於人以某不耐監獄之酷毒入一年卽死矣姊心悔之然已無如何民國八年姊方辭校長之職十三年年五十忽得奇疾日奔走於街市且笑且啼有時清醒來余家泣曰此冤孽也間日下午三點鐘後某算學教員卽來見之余輒心神無主狂奔以出耳時余亦居金陵乃曰無心之過冤亦可解我將爲姊赴其家鄉丹徒密查其家有無妻孥每歲不具真姓名由郵局匯寄金錢若干以卹之雖典質勿恤也姊以爲然後爲他人所阻姊卒因是患癡顛疾年餘竟歿時民國十四年所作詩詞數卷其稿爲人所竊亦不得傳余僅刊其和樊樊山方伯紅梅詩

七律四首於先大夫遺著後此性情過方激於一時之憤之爲害也又先姊墮地時先母夢入一肆見一賈人方伏櫃桌持籌而算及十齡頗鈍於讀而獨精於珠算後發奮讀書字做十七帖畫惟寫意其貌猶夢中人爲人行事極方正但頗迂拘耳

錄拙集薺麗園詩

余少年時四海昇平桑麻徧野民給家足老死無憂誠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衢擊壤之年也茲錄余詩集中擬古歌辭曰昊穹惟玄后土黃感轉感載德無疆四時八風諧以常璿璣玉衡無參商宇有熙瑞民阜康明明在天元精當陽珠孕於淵芝秀於岡含輝耀采昭八荒萬彙煦育承恩光又有鳥有鳥集瑞餐瑛海宇熙曙丹山一鳴天門誅蕩九通四開卿雲景日相與徘徊生民篇曰厚者后土高者旻雙曜麗照圍星辰生我兩間曰兆民其始未遠狃與獠乃有羲軒稷契臣施教啓化明以倫明堂郊祀誠以禋爲播百穀暘雨勻簫韶象舞和人神俾之熙洽高下醇昇性賦質無頑器工有矩矱農有困以繁以衍勤歌豳大哉至道津無濱千禩億紀常若春三王往矣德不渝後之治者猶有循泰華篇曰方輿蕩瀛不可無以爲鎮圓穹蓋空不可無以輝霄帝袂一招泰華出東屹西峙相窺遙千齡紫芝蔚萬古仙靈巢琳宮紺宇嵯峨高羣靈指海憑綺寮海蒸嶽吐氤氳交祥雲甘雨騰四郊明堂豈待禋祀勞靈海篇曰大輿荒荒瀛半包成塵不使桑生條億紀清

晏平鋪瑤重譯載獻頻來朝鼉噓蜃結時現消金銀宮闕嵯峨遙靈波一舉青玉瓢一飲  
千歲顏如茗蓬萊眷匹皆垂髻何似塵土憂顏凋鮫妃龍后羣相招望而不卽心怱怱玄  
想篇曰宇窈窈兮雲荒荒駘螭紆轡天苑翔靈芝側生河洲旁若英亦綴東扶桑曜靈蘊  
美含懿光照我極目于遐方忽隨天姆騎修風亦披秀髮朝帝闈帝龍未出漏未央坐與  
羣后賡東廂含宮咀羽韶濩章豈若下界音繞梁須臾帝出載拜颺願有所陳心恐皇河  
海清晏勻雨暘歲稔民耇歌無彊降以釐瑞恩孔長高下四裔同蒙慶擬桂之樹行曰桂  
之樹何貞堅其葉不歲蕤其蕊非華鮮惟氣之烈靈芝瑞莫莫比肩深山風雨飛來一鸞  
殷勤語桂樹我欲銜子茁霄間桂樹言謝子且毋然吾將移根日出淵願共若英揚華耀  
采交映于萬年

### 何東夫人生西記

香港寓公何東之夫人張蓮覺女士夙具善根雖處豪華能信佛法以鉅金建一東亞宮  
殿式之佛堂於香港曰東蓮覺苑附設佛學圖書館及寶覺義學爲女界研習梵行之所  
育才甚盛遠近聞風多負笈從之苑中一例蔬食遵守佛制民國二十六年預知報身之  
壽已終竟以微疾逝世年逾六十當氣絕之時衆爲同誦彌尊聖號代求接引少頃一片  
紅光起於足底旋變爲白光繞身而上此爲百餘人所同見且云入殮時面色轉潤而帶

笑容肢體柔軟頂部後冷尤爲生西之證又余昔居滬時江味農居士語余曰先母太夫人篤信佛法朝夕誦經年七十餘體甚康強一日忽語余曰明日吾將生西汝試觀我坐之狀態何如因結趺盤膝左手握念珠右手執蒲葵扇余敬觀之謂甚佳屆期坐如前手方搖扇一笑而逝此真所謂來去自如者也

贈范紫田詩并序

余與紫田交相尙意氣每怒則絕絕則續踰十載矣其爲性也居非作容恆傲季子之裘女何談兵時捫王猛之蝨蓋有名士習焉泊余客滬別及二年每一相思輒欲命駕然終靡由晤也聞其將由白下旋棹瀟湘爰贈以詩聊當碧雲暮合之望云爾擷馨不可贈懷袖徒自薰欲以遺之子還羞此芳芬紅殘芙蓉沼碧疊瀟湘雲何當展余意幽思徒紛紛又再寄五首悲風鬱北林啼鳩卷其舌蕭辰嗇萬景坐感清商發扶蘇並荷華山隰同銷歇况我明鏡中微霜欲零髮出戶觀玉衡斗柄西南滅還寢耿難寐歲序愴更迭歲序不可回故歡無斷絕憂此永夜靜忽憶三歲別君子思如何中宵悲落月落月君顏色乃在屋西頭攬之不盈輝歎然密離憂念我同心子夙昔共優遊樽榼尋泉石謔笑爲戈矛歡情若白日不我須臾留良會不可常當景味其由一旦別河梁比翼妒中洲欲發川塗遙執手終何求寄言金石交未別當綢繆綢繆終何益徒爲別後慕懷君若飢渴日夕望中

路中路永中歲宵宵碧雲暮太息零涕返緘書附鴻翥我作菖菡花綴子中庭樹君持清  
淚痕化我玉階露光景固靡常猶得暫相顧行子去已遠歡迹覽猶故何以懷德音爲君  
佩明璐明璐持贈君佩君纖秀腰願助嗟儻儀逐君玉步搖佳人信貞亮江漢結二姚故  
舊奚必懷歡怨賴以消嘉懷苟愉悅賤意亦逍遙毋爲慨分翼怨彼川路遼明膏竭銅荷  
何用憂煎勞苓榛委風露柔荑歎秋凋紅顏有衰暮願君惜一朝一朝良一世一世條老  
至朝看薜比顏夕作華隕蒂圓靈蘊懿美億紀轉輝麗如何明智倫奔湍若川逝感此悲  
中腸願與子良會良會不可期皓首以堅義攀我巖阿英浮湘逐迢遞望子懷袖香封裹  
來遠慰離人惜光景常恐虞淵墜我體託西崗蒙楚嗟其翳君眠傍北邙蘇蔓亦寂闕相  
顧不相言與君望千歲嗟乎此詩此情至爲獨厚今十餘年來湘中變亂迭見音問阻塞  
紫田其尙憔悴流竄於人間乎南望君山不知涕淚之無從矣

## 鬼索冥銀

南京河海工程學校校長松江楊允中於民國十四年賃余冶城山下菴麗園數椽以居  
其夫人上海中西女塾高材生也一日語余曰吾肄業於學校時雖受景教洗禮然於人  
死爲鬼則篤信之且曾親見之兒時乳母之夫人極無能恃妻爲活每來余家余喜依傍  
之若伯叔然其人亦極愛余輒引與嬉年十餘歲後乳母去其夫亦死自是其魂間一二

月必來一次戴破氈帽披青布袍持旱烟管長尺許數年皆如平昔狀每見其來則體熱頭痛若不可支亟爲焚冥銀立含笑而去及余年廿餘旣嫁則不復至余曰其鬼諒亦困窮向君索冥資以爲妻所乳哺之人於分近也及旣嫁不復至不敢擾及他姓也此鬼亦知禮哉楊夫人曰君言良然

### 姚幽蘭

桐城姚幽蘭女史爲惜抱先生裔孫喜滑稽善辯論光緒年隻身走遼左爲蓋平縣女子小學校長因領教育經費來瀋陽與余相晤猝然問曰君校師範中學高小初小以及蒙養院幼稚生生徒約近六百抑曾爲之打針乎余莫解所謂曰我校學生有託病癩於上課者余徵責之乃全班半數稱病余曰是何病之多也吾曾習醫將爲一一打針注射藥水於是諸生惶然盡伏案咿唔矣因附余耳私語曰此誠密訣願君於不獲已時試用之余大笑謝之曰謹受教一日折簡招餐謂新得西洋一品鍋手製佳味速來嘗之當捧鍋進時乃一白瓷獨耳有蓋歐人所用之便溺器耳余狂笑呼曰誤矣誤矣君又何處得來幽蘭正色曰昨以一餅銀購得愛其輕巧靈使用以爲鍋方憾西洋製器良拙獨有一耳不便於捧持也因揭蓋勸客謂雖爲盛屎溺之小恭桶但吾首次新用肴味極佳願諸君下箸余終以其形爲穢未進一瓣席間偶談交友之道余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字或有顛倒必敬而久之方順情與理也幽蘭以箸擊案曰戇哉子之言也夫孔二先生爲大聖人必諳練世故洞達人情而晏子亦賢者非愚闇之流相交日淺不知其人爲賢爲奸詎能曰敬聖人讚之辭必無誤今子誣聖賢而曲解經句是大不敬也吾將代罰之矣揜袖攘臂亟以箸啓余齒而納以鍋中雞豚之肉拊掌大笑曰君新智識而識新器皿請爲仙人一嘗天廚黃龍之脯其出而哇之乎其滑稽好弄多類此後十餘年重逢於歇浦月明涼夕爲余吹洞簫余紀以詩曰幽話條已寂秋露團我庭娟娟玉墀上明月亦西傾與君久離別會合憐在今殷勤弄涼簫憂思情以沉潸泣空房裏鶴怨華山陰但惜吐音苦安知聞者心和君以哀歎危涕霑余襟

### 借屍還魂

民國二十四年青島市立中學教員某君告余曰有友在濟南聞一奇事甚確實去濟南不遠鄉間某地有一村婦年三十餘忽患時疫而死魂入冥冥官察其平生無大過惡且陽壽未盡遂命差役送往一鄉間警察所往查其屍但已腐壞不得已留住於所俟有新死之女屍察其年歲家道相等者俾送之借屍還陽日久殊無合宜者警所諸人以事清閒多以簫笛胡琴自遣婦亦遂習之久而皆精於其技有某鄉距婦家百餘里新亡一婦人警吏往查均與婦合遂送之去還魂後與家人皆不相識頗精於音樂人多異之自言

實爲借屍還魂之再生也

### 嚴幾道

侯官嚴幾道名復年十餘入福建船政學堂以鈍於讀師施夏楚掌心腫厚至寸餘逾年派赴英國留學歸而復潛心於經史百家之書遂豁然貫通稱爲名儒當時海內所推中法文中英文能並精者丹徒馬相伯良與幾道二人而已余以負米之故乞食於四方而對於國家政事從無干預與言論秋瑾負笈日本時頻致書於余余皆勉以求學爲覆語不及他及其爲徐錫麟牽連而死余恐因書札被累心恆惴惴已而日久無事由京漢路南下迎母返至京旅舍出一書付余云有人由津所寄展視之僅數字乃有客來訪切勿出見寥寥二語而已余以爲秋案其又發乎終夕徬徨無以爲計遂託言腹痛避於廁所旅舍侍役屢促余出皆以腹痛未能離去爲辭然而一夜穢氣薰蒸嘔吐欲死矣黎明亟返天津語於女友某某拊掌笑曰實吾爲之防嚴幾道訪君談詩而輕我之所作耳自後果與幾道晤論詩頗相契合幾道喜以美玉飾冠雖逾中歲渥顏不衰亦若其文章之美也及其逝世余輓以詩曰在昔談瀛海鄒子九洲觀九洲今匪遙西去泛樓船宛隨博望槎嚴子當卅年學成佞盧書歸譯獻討探吾道棄仁義功利惟窮研舉世醉新說富強胡見焉斯豈譯述旨始未慮其端遂令懷志者皓首徒丹鉛昔余在東陲往晤卽幽燕襟裾



陰雪滿千里豈辭瘴相見聞此語爲子哀長歎山川一窈窕日月復翩翩草玄感輟筆美玉豈耀冠空餘天演說騰放在人間一代徒文采千秋闕崇山

清道人

江西李瑞清字梅庵晚號清道人少年入翰林任江蘇提學使學署在南京以提學而兼護理藩司鼎革後黃冠緇服歸隱滬濱以貧不能活遂恃鬻字爲生歲可入萬金其在上海居閘北余時訪之茅舍竹籬別有高人之致民國某年江西省長戚揚致書於李乞其邀余往贛辦女學余謝之李問故余笑曰懼江西老表難說話耳李大笑蓋老表者江西人之綽號其義何解亦不明也性嗜蟹每食百隻故有李百蟹之稱最後遇於上海電車中及余移居金陵遂不復相見聞其逝門人輩爲之葬於金陵牛首山篤行君子而又忠介士也輓之以詩曰黃冠而緇服君果何世人問之笑不語其態樸且貞滬車昔同馳隔座詢我行歲月未悠邈潛形在幽冥生歿兩嵯峨牛首鬱佳城感及樵牧子爭指道人墳

林畏廬

余在少年時自以燕趙生長性疏放頗不拘於細節始至天津貧不能居旅舍乃借榻於大公報館館主英君斂之伉儷余以兄姊所事者也日長無事繙閱福建林紓畏廬所譯各種小說慕其譯述馴雅語斂之曰窈窕其筆必風雅其人吾將往北京而晤之君可偕

行斂之嗤之以鼻謂曰相見不如聞名苟欲往車資吾可代出也於是遂行既見則寬衣博袖兩股足臃腫於袴履貌六十許口吸淡巴姑長竹烟管以酬答焉余笑而出歸見斂之拊掌曰誠哉鄉野之儉父也何其有錦心繡腸耶自笑三日不能止昔某才女閱牡丹亭傳奇以爲湯臨川必風流才子拏舟訪之既見失所望墜水而死余則非是不過少年狂態耳畏廬旣死作詩弔之曰先生博襟帶邂逅於京師藹然一仁叟道氣華其姿問我遊何方東邁看山奇榆關壯攬勝笑爲我圖之一別乃逾紀我翼復南垂忽見處士星擘擘隕天涯文章老盈筥遂此萬古遺西邦探故事欲以繼風詩毋曰稗譯細道實秉宣尼

### 聽琴

余三十許時客遊如皋日徜徉於水繪園故址芙蓉葦蓼映池沼邊燦若霞錦而樓臺則傾圮荒涼矣慨名士美人之已往賦詩以感歎之有友遇於園謂之曰君日弔名園勝迹徒苦搜索枯腸何不往某寺聽名僧一鼓雅琴乎高山流水之音必能移君情矣余以平生未聞名琴爲憾喜極亟往僧眉目凶橫黝黑之面有江湖氣請其一奏矜持不許堅求之乃移琴於几目注良久忽揜袖伸爪雙手往復一疾一徐有如鷹鷂之攫雛鳥忽而瞪睛忽而搖腦忽而轉躬左右迴顧一時百態俱作百醜畢露余爲之忍笑不禁幾欲出聲聽其音丁東而已鼓未畢小沙彌進茗一甌余笑實不能忍茗噴襟袖而出後告之友友

日子真所謂牛耳已不知音而反譏人雅奏越日當備觴榼奉陪一往再聆之何如余笑曰我非成連敬謝敬謝

美蓀自記三生因果

光緒七年先母嚴夫人孕余於京師臨月將娩腹痛極血盈蓀矣忽有夢身入一境分左明右闇吾母身立於左見右黯光中來一男子年約三十隆準重頷器宇頗文心知此人生前是一斯文敗類刀筆峻訟之窮秀才方凝視間其人忽幻爲女年貌相若青布衣裙足躡玄緞履整潔無塵手挈一籃中貯剪刀針縷擣杵矮凳及破碎之布自唱云誰有汗衣吾爲滌之誰有破襪吾爲縫之心又知此婦卽惡秀才之轉世衣履整潔其殮裝乎行旣近擲其筠籃諸物分散於地翻身一躍撲來母驚寤兒立出生問之女也母默然不憚知此女前兩世夙根太劣必無福壽也時吾父由翰苑散值歸入視嬰兒愀然曰此女吾獨不愛婢畜之可耳父素講程朱之學不語怪異惟亦必有同夢不然何至於是吾母則恐道破嬰不能活終祕之始週歲卽知媚父父亦漸愛之是歲父拜朝命督學山右一日於內衙抱兒閒步中庭兒未能言大號哭以小手指地不已抱之入哭益烈指益亟復抱出姑視地何有則一小銅錢耳母心鄙之暗詈曰三世尙貪鵝眼之利耶四齡依母還京師居外家隨外兄及吾姊入塾性頗敏慧五歲三字經千字文已畢讀六歲仍居外家時

長舅嚴朗軒太守納一妾久久弗召侍巾櫛妾有逃意因竊舅時辰表縫於褲帶之一端而垂繫之適爲余見思舉發而苦不獲其贓因給之曰以巾試蒙汝目與我作捉迷藏妾信之余遽堅握其帶之下端大呼外祖母來因之立遺棄此妾此余今生第一孽事也是年南旋僑寓六安日益逃塾頑嬉僮僕婢媪靡不患苦之尤毒虐雞犬師族叔濟臣先生督之嚴意銜恨之夏日師每浴於園之小亭一日竊以利錐鑿其罅師裸身而立其旁僕傾以沸湯孔忽激水出直射其腿因之狂走大號余密藏於樹後匿笑不已司閤老僕每禁余出大門潛往城外野塘捉蝦蟆亦毒恨之待其外出以冬日未枯之大蕉葉偷布其被下散以碎瓦礫而復灑之以水僕告吾母幾遭杖責正月新春以然巨爆於園內數人合抱之太平水網罈炸裂懼父責憂恐幾死一日窺父閱書於書室亟往園以巨石擊網奔告父垣外兒童以石擲網矣父不知余之所爲也亟問曰爾被擲乎余曰未也父喜曰幸甚幸甚可勿問年十歲後漸喜讀書十一歲作四書題破題承題起講十二歲作五言八韻試帖詩俱爲父與師所賞十二歲母密語以夢並訓之曰汝三世面貌皆同今爲吾女固較勝於酸丁澣女然勿再以黠智損人亟改前世罪愆或可稍永壽祿否則亦必三十歲左右貧困以死耳然余心殊不信年十四先君見背吾母以兩子早喪性仁柔不能保遺產族中之不肖者盡霸佔所有復幽禁余母女數人月與銀三十勉資衣食而已余

乃當天密焚疏於關聖帝君及本州城隍神大意籲求脫離虎口願終身而爲女醫以養母並誓庵廚永戒殺生倘違誓甘受極刑聽罰斷首可也乃不一載竟得隨母投依來安外家時長舅出任於外其祖田爲鄰侵佔余乃代撰狀控之經年而田卒憑契返還所奇初學撰狀若夙習焉時判此案者爲江西萬明府琅也二十歲後出就女學謀衣食極貧苦在天津膺兩女校之聘衣食旣敷心乃縱肆益以覽閱新書極端排斥鬼神之迷信大嘗往誓揚揚然以新學家自詡矣且更作書寄母謂母如信神佛歸當以香爐踢翻之其在悖嫚佛忤親至於此極不應早受天誅耶一日在北洋女子公學晨起神思卽昏惘竟出校呼街車乘之車夫問何往始矍然曰大公報此後則茫無所知中途爲電車所撞左腕骨其一碾碎如粉又其一亦已中斷腕與手幾微連矣當受創昏臥血泊中是何情狀已旣營然亦無痛楚昇送醫院七日不省人事是時項城袁公慰庭方督直嚴斥巡警總辦段芝貴並命公子克文日走視至醫藥巨費則賴北洋女學總理傅沅叔太史之爲請公帑而京津女學尤因余斷腕停課聯呈官憲請與電車公司交涉俱可感也百餘日手與腕联接後迭就奉天閩滬蘇皖女學事後十年猛然憬悟手首同音不斷其首而斷其手罰之當也往大公館者神遣之自往就刑所以示大公之報也蓋斷首乎則女童無知誓重情當末減不斷首耶惟旣已有知籲神抑已如願俾之一世衣食無虞苟措刑是廢

法也斟之酌之衡情準理無已其以手代首乎且左手也無害於握管謀生俾仍得自食其力聰明正直之謂神每一念及感激無已至余辛苦三十年孤走五六省出與公卿接席入有書史爲歡終勝於窮秀才縫窮女且年逾六十尙在人間微神垂佑曷由致之此益應跬步兢惕以自勵且願世人之不信因果報應者請視斯篇

附前生詩

皇妣窈窕年隨宦帝京所臨葶子將墮夢入一奇宇明闇分兩間當明獨延佇出闇一士來壯若三十許隆準貫額庭重頷承頰輔文質自彬彬刀筆勝斤斧以此削壽祿少壯歸泉府行行幻婦人眉目猶如故明儀潔青裙素絲躡文履鞞袖挈筠籃刀尺並針縷自言縫潯人街頭日辛苦翻身入明界一寤乃生女旣長母頻言神貌宛爲汝前世寒微人今亦厭華膺樵採與綆汲其力靡不舉時時悵九州味我原父母蓬華舊貧家何由展鄉土

賊有急智

同鄉李君稚梧曰某歲夏夜獨出納涼於海岸夜半歸家見有一人立樓上身著羊裘亟問爲誰其人苦顏鎖眉就前低告曰先生吾有病而身畏冷府上同居者有王姓者乎茲訪之而詢問某醫所居之地也稚梧聞其言以爲必患時疫懼其接近遽迴頭避之亟搖手揮之曰無無速去速去其人遂雅步搖擺下樓而去已而庖人由外返在室內尋其日

間曬於庭院之羊裘已不見方知梁上君子着於身而詐稱有病畏冷也聞者軒渠不已余謂李君曰君講衛生故此公有意近身使君不敢詳視其衣而亟揮之去亦智矣哉

### 庖廚戒殺

殺牲禽戕物命其罪業至重奈世人相沿成習毫不爲意及至死後受報悔之晚矣何如及早回頭感召天利一生順遂此又不獨死後受報而人世數十年輒有刀兵之劫斷脰殘肢一若牲禽之受屠宰者更不知凡幾是以昔人有句曰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誠哉此言余昔居來安親串家見其家將宰豬而數日前豬即不食既宰血已放盡數小時肉猶顫動至於宰殺雞鴨擒捉時拚命逃避驚啼其一種求生不得之驚駭苦楚設使吾身當之又將何如苟人人能易地而思不但慈心自生而輪迴之畜生道亦永無人入矣昔先母嚴夫人曾夢至一處黃泉浩渺不見人迹方徬徨於岸突有一羊至悍欲噬人乃斂衽曰向來不喫羊肉羊一點首而去又一豬至勢尤兇猛欲撲復斂衽曰從此不喫豬肉豬亦低首而去因常訓諸女曰豬羊非爲我一人而殺其肉食且不可况專殺雞鴨魚蝦乎故余家始無事庖廚不殺其後卽有事亦戒殺矣謹按先母對豬羊之言至爲簡括醒後亦自訝殊不類平日之訥訥不出口者美蓀實不敢妄爲增減或妄易一字也

孝子作閻羅

丁傲欽日照林頭村人爲邑中名諸生孝行純篤載邑乘方公壯歲設帳於城內安氏家一日假寐忽見有官役至館肅恭延請導入縣城隍廟中廟距館才數十武耳至則見各殿閻羅列坐辦公有一長官指一空位而語公曰虛此待君請卽就座公知是陰司懇辭請求謂慈親年高無人侍奉兼有諸多俗務未了實難如命長官乃予以限期謂君可於某月某日某時來此命原役送之還至館而覺公意幻夢無憑不以爲事不數日又夢原役來延去長官正色謂公曰日者所語是真非幻速歸摒擋屆期必來公醒卽向主人力辭解館匆遽歸家人門見母痛哭跪陳謂不孝男將捨母去矣母須自慰勿徒悲也乃日夕營營於老母終天及自己身後一切等事慈母解之戚友勸之責之皆置不顧迨至限期公冠帶如儀仰臥牀上狀若熟寐撫之僵矣是夕館主人夢公輿馬盛服拜辭赴任其後常著靈蹟至今邑人稱道弗衰按丁公之事爲揆野太史所錄示揆野爲余苔岑交年七十餘篤行君子絕不作妄語丁公乃其族伯也

母妹陰靈

余季妹賢滿字崑秀後以避先大夫諱上鳳下岐之岐字改爲坤秀生十歲能知孝母而友愛恭讓於諸姊幼遭家庭變故食貧耐苦獨愉愉於親旁年十四由皖赴滬肄業於務



本女學校攻讀過苦兼致力於算學遂得咯血疾旋即回皖侍母時余女兄弟三人皆各餬口於千萬里外母妹寄居外家復爲惡戚所厄慘無生路俱各飲鴆自盡幸爲邑令灌救得活而伯姊復泣求於江甯藩司樊樊山年伯乃荷樊公星夜飛檄鄰省隔江遣護勇來迎此恩此德沒齒泣感不忘也妹年二十赴吉林任雙城府女子師範學校教習鼎革後侍親居滬貞孝不字民國二年慈母見背搶地呼天妹幾以身殉三年余應廈門女子師範女學之聘將挈之同行一日下午陰雨妹獨坐於室衣櫥忽有巨響聲如炮發妹默禱曰母靈來乎倘赴閩不吉敢請再有聲響已而果然遂泣不欲行余力強之夜十一時登舟之前妹一人伏案作辭母靈書將焚之背後履聲藉藉聞有人入室返身回顧寂無一人於是痛哭欲獨留滬余不之許在船三日淚不曾乾既至閩乃學校在鼓浪嶼孤島中四圍海氣氤氳瘴氣至重不五月忽得疾語余曰吾必不起矣猶憶亡婢喜子之寄書示夢乎然死後必返滬葬於母墓之旁余哭曰自母葬後租界已有定章萬國公墓華人不得復入汝豈忘之妹謂我死自有靈感姊但依行必有濟也又泣曰吾死陰靈必依諸姊左右倘遇大事卽有警戒勿不信也臨終復執女傭馮媪之手囑曰吾姊不信有鬼我死後請念數載相依之情代焚冥銀惟須呼我之名必有旋風起於前卽我來取慎勿呼四小姐彼陰世四小姐亦多矣誰得來取耶遂含淚而瞑時民國三年冬舊十月二十七

日年二十有七也痛矣哀哉逾月余扶櫬返滬在船於中途夜半忽驚醒檢視滬某銀行之二千元存單遍覓不得乃於網籃中尋出蓋若抵家後必爲婢媼輩整理作廢紙棄之矣抵滬馮媼每焚冥銀呼其名輒有陰風旋起由近而遠旋轉始滅余親赴工部局哀懇於總辦西人某君爲妹求葬地某君謂君縱捨萬金格於定章莫能許也余以無望悵然將出某以筆置於耳上謂容余思之已而笑曰君妹有靈感動余心君母所葬非兩穴地乎可側遷而並埋之余喜極握謝涕欲零矣妹在世居滬時從一老叟德人葛麟書習英文後以言論不合因輟學及妹既歿葛仍時來余家其至必有巨響以警之或無故之倚牆手杖自倒或夜談之頃室內籐椅無故自翻回顧之則皆依然無動葛曰君妹其惡厭我歟遂不復至夏月之夜余已寢忽心悸而醒毛髮皆豎冷汗如雨凝神而視見一黑影無聲響旋轉榻前久久不去細審之人也知爲賊乃由樓窗而入者驚呼傭婦賊始逸逃起檢諸物無一失去余何由驚寤賊又何以一物不竊旋轉不去異矣又一夕余未熄燈仰臥於榻覩一白色綿球其巨如碗飛騰室內其影則映於衣櫥玻璃內又爲黑色旋轉上下良久方沒民國五年余將養疴遊如皋明日將行夜臥樓上牀前一儿几上置一筆筆忽旋轉有聲而動起視之置如故也客如皋三載大病幾死而歸知妹止我之行也又余姊在金陵時分賃李文忠之相府數椽而居其弟子慶新翰女士相與爲伴慶窗正對

廚室一夕慶眠正，鼾忽似有人推之者，驚起披衣而坐，突見廚室火光，熊亟起呼救，以水滅之，否則受焚屋之訟，何從賠償？此皆季妹之靈佑數年後寂然矣。豈轉生耶？回憶余少年時，衣食不能厚奉於母，歡戚不能曲體於妹，得爲人乎？罪徒而已。今雖拊膺泣血，痛悔於心，嗟何及矣！妹能畫能詩，其遺稿已附刊於先大夫靜齋集後。余自遭鶴原之痛，十載哀傷，不能成句，以悼茲錄。後來諸作聊當痛哭而已。詩十三首，曰歲月駸駸去，金商氣又催。一年芳草歇，三徑晚花哀。醉撚茱萸看，終疑予季來。年年怨重九，風雨獨登臺。銜哀十四載，綴辭不成章。踽踽生靡依，慘慘頻念亡。痛我仁恭弟，永去託山岡。臨穴欲與並，衆挽裂袷拊膺一嘆。血掩坎呼昊，蒼恩意平生。歡永畢，追迴腸，忽略當時情。徒餘背後傷，精誠不可接。夢寐亦無常，泉路我莫尋。靈或在吾旁，我涕汝應涕。幽明兩浪世，寧有此哀。此哀同玄黃，我夢出秋衾。母妹在中野，缺月冷來照。悽景感君寫，髣髴會幽靈。相抱不忍舍，絮絮泣平生。涕淚何盈把，荒雞爾毋鳴。長夜願相假，羯鼓浪嶼一鳥海。中央汝我勤，教學謀食向茲方。既至不五月，瘴氣能汝傷。慘叫曾幾日，一暝竟在牀。音徽難訣姊，欲撲腕已僵。我淚盈汝面，汝目猶微張。薄命客中死，爲殮只舊裳。學舍一棺出，送汝上高岡。昇夫亦已散，海氣且昏黃。送出忍獨返，千哀遶汝旁。吾欲蹈此海，汝胡還舊鄉。裂膺一哀號，海水亦飛揚。天風吹波濤，助我嗚咽長。歸來視汝居，塵案凌紙筆。哀血忽

湧膺一踊成狂疾同儕方撫慰奮擊忘法律稚子歎驚號生徒尤戰栗同儕哀復憐揮涕  
詎忍叱學舍召勇丁繫我於幽室寅夜醫者來藥石鎮甯謐詰朝大慚惶請罪徧跼膝人  
乘新康來樞附新康返同此一舟舶使我哀腸轉一棺置船頭寒月照悽慘我伏棺上哭  
衆遶船頭歎夜寂海湯湯一舟行緩緩舵樓影自斜此景來同玩如何伴汝歸獨入傷心  
眼奉汝還滬濱祔汝母墳畔汝死終依親泉下心應滿昔汝遊雞林千里走相送晨出瀋  
陽門嚴霜零袂重比翼復南翔閩嶠硯仍共文采鳴鶻鶻人擬雙雛鳳緬往迹何歡撫今  
淚頻縱求超三界心庶以慰余痛夕夕俯黃冠靈經爲汝誦余季北宮嬰丫髻廿七載生  
世歷艱辛貞毅志靡改秉茲瓊異質塵中閔光采陔惟尋芳蘭衿不佩馨茵隨母超靈界  
並穴不余待永念同懷恩枯淚傾百琲淚枯終未竭雙目成江海貧居侍慈親奉已惜錙  
銖永日天氣長飢腸轉轉餽胡餅一枚銅臨購終踟躕西陽下何遲盼待晚趨廚廚中何  
所辦豆豉與白蔬今日我所飽間有肉與魚當食念予季輟箸涕連珠父歿條流離諸女  
幼孤露旣長各謀食道遠勢莫顧母沒集一方與爾守蓬戶弱妹親所憐焉知愛與護言  
語有時乖絮絮不得住輟食各入房爾泣我猶怒高堂親已背爾哀竟胡慙欲臨陳罪愆  
黃泉苦無路遺物猶在笥畫稿雜針黹十載遠謀食天涯隨萬里心憐舊鸞鏡尙向當窗  
啓對影安雲鬢映日瑩秋水如何鏡中人永闕幽宮裏徘徊忍過臨覆以一端綺北走雞

林塞南遊鼓浪嶼謀食共命出汝竟死羈旅一暝照寒燄呼汝更撫汝風雨遶鳥哀隱挾  
彌留語痛比玄黃久骨肉訣終古他人亦慰歡貌合乖肺腑祗今十九載笥藏汝二履每  
持咽淚觀猶帶天南土涼秋條九月寒氣侵衣裳念我泉壤弟冷冽何由防坏土難遶視  
川路怨遙方願作飄風葉蓋汝孤墳黃願作驚霜蝶飛汝長眠旁胡爲有此軀不得相依  
將人家聚弟昆重九歡莫觴我獨暗搵血天地真茫茫內掬肺與肝慘怛成糜漿外覽蒲  
柳顏亦豈獲遠長矍然違聖言余何哀而傷

## 感義詩上樊樊山先生增祥

伊余嗟薄祐門祚忽替陵天寶奪我怙孀雛遂惇惇念我當盛日聲華譽且清吾親昔被  
命星軺賦長征三晉歲衡士琬琰多所成歸來僑六安愛此山水并一朝棄孤弱惡族虎  
視瞋叱使獻所有不然滅汝門母氏銜哀白爾黨一何嗔盡獻匪所恤莫使諸雛驚入室  
盜爲主洵洵敢抗論井竈不甯處豺吻仍懼吞留我園中葵好待來者烹謝我堂前燕慎  
衛故巢傾含酸百回顧揮淚出門庭攜雛何所去千里遠歸寧行水淚波注望山愁目橫  
旣至豈曰歸百感復新縈寄籬草多弱嚴霜悽我心被葛豈云煖北風吹我衿檐宇暫棲  
託終是渭陽仁渭陽嗟遠仕難衛同懷親母氏本柔善途盡迫捐生有妹亦稚弱持鳩隨  
母行縣府來救灌悠悠俱返魂出死莫出阨暫忍籲皇靈有姊泣方伯襟袖濡血痕變聞

我公耳同科感舊情欲慰泉下友先拯難中人巍巍江藩府飭胥辦檄文飛檄鄰邦令援  
護莫遲停朝喜使者至暮出來安城相攜登遠道還我荆萱榮時余在東陲聞難急歸程  
肅肅隨雁度冰雪變顏形臨江值母妹抱哭豈成音聞者靡不歎歎公俗以敦生者靡不  
泣泣公恩何宏在天高無極在地厚無垠念德不能報媿此貧賤身引領川陸遙涕泗每  
沾巾我跽頌公義星日麗霄旻我歌晉公壽松柏茂岡陵事往逾十載懷感終至今側聞  
誦貝葉潮音度朝昏香積飯能健慧定無怒嗔我公卽我佛彈露及弱根母去一身在生  
生跽世尊

哭樊山先生

三楚靈江漢公起何嶙峋穆穆四岳儀休休一个臣羣牧秉風教旬宣政以勤豈獨富辭  
章高華一代人廊廟易蒿萊肝膽抱苦辛廿載巖壑靜執節比隱淪在昔門庭難拯我北  
堂親沒齒不能報媿此視息身八千歲春秋方頌旺其神何期箕尾動歸駕於星辰四海  
咸悲悼孤衿尤潺湲執紼况無由徒然懷往恩

某氏子

民國十四年上海申報載一事云民十二年冬江浙搆兵尤以瀏河遭禍爲烈華屋山邱  
生靈塗炭有某氏子六歲而啞於茲已十年其父母兄弟均以是役遭不幸啞者僅以身

免由慈善團體救護至滬以其疾廢而無戚族送之留養所一夕午夜忽失聲狂呼同室者大驚集而視則已能言矣異而詢其故曰夢中似游故里見屍橫遍野慘不可名敗瓦碎輒中似有其父母遺骸在正悽惶間驟有白衣婦人抱之乃驚而狂呼不覺已失其啞婦人語之曰爾前世爲惡訟師顛倒是非欺凌善類故今世罰爲無告之孤子且啞十年備受苦難當省悟矣願汝此生多作善因以下來生福焉此童王一亭先生目覩而親聞其說也又民國十四年秋先姊歿於金陵螟蛉女年甫九歲懇余爲之監護余哭應之其氣始絕時有名律師某六合人爲之訂立遺囑意在吞沒遺產余語之曰君苟公正余可一切不問倘必欲與余挑戰請張旗鼓對壘可也彼此結訟年餘彼終以理屈而敗敗後與余交友如初逾年忽死身後一子年已逾冠生而啞竟不知流落何所蓋爲律師者本有保障人權之責造福造惡在乎一己之所趨而已

## 盧選卿

盧選卿蜀人自日本游學歸來卜居成都總府街於民國十三年病故未死前數日不肯服藥言冥間註定令轉生於雲南沈家爲子夢中業已去過其家甚好世福不減今生諸君何必強留云同時親聆盧君之言者有防疫研究會主任史俊豐醫生陸景亭并其戚趙希道等均甚異之死後史輓以聯曰痛哭過西川溯廿年患難深交鞠部糟邱尤好我

後身悟南詔願百刼精魂依舊碧雞金馬會逢君

來安陳夫人

先母嫡堂姊嚴夫人膚色雪白雙眉黛青美冠南州之麗人也笄年嫁同邑士族陳氏子清咸豐時太平天國兵至來安有將聞其美親率數兵將刼之去夫人桃李其顏冰霜其志痛罵賊之叛亂賊將愛不忍殺叱兵卒斬其指尖以迫之乃一刃一罵卒使兩手臂皆寸斬遂亂刀齊下一身成肉糜以死數年後冠帔威儀見夢於孀氏卽余外王母嚴太夫人曰兒以貞烈慘死已受帝命正位天上矣先母嘗泫然道之命余作詩詩曰東南雙孔雀徘徊過秦樓秦樓有好女夙爲君子迷姆訓明習禮腰佩靜鳴球貞懷皦白日神輝耀南州大義初結縞白首永綢繆夫壻何翩翩挾策將遠遊戒裝未出郭鄉里動戈矛紅顏竟何匿方在舉室謀城陷驚傾國有將忽見求象珣許匹敵扶不上驂騮正氣肅嚴霜言語不復柔願以頸血濺毋爲白璧羞色殊詎忍殺斫指知痛不指痛義所甘軀糜志愈遒一刃一含笑音泯猶在喉鬼神爲之怒白日變窮秋華鈿與艷質狼藉難殮收丹血湧在地倏起土一坏上生女貞幹孳枝若龍蚪森陰出雲表夜夜叫鷓鴣徽迹去未遠人傳盡涕流一死誠所易千刃能無尤列女稽往籍亙古靡與儔天驚看石裂誰能觸不周惟此壯巾幗義烈摧山邱



紀舅氏嚴朗軒太守幼時事

九八

往年嘗聞先母云清咸豐歲太平天國兵起東南數省糜爛不堪外家世居皖之來安兵至日殺人如麻屍橫徧地青天無雲白日暗澹無光景象至爲悽慘時先母年九齡已記事矣外王父嚴公琴堂應鄉試於金陵爲所擄羈於一寺宇內憂苦成疾恆欲自殺一日來一叟道骨仙風白髭飄拂語之曰子毋爾當有後望每日勉力加餐食至二糧體卽健矣問其姓名自言胡氏無名撫慰殷勤而去後訪於寺內迄無其人蓋狐也先外王母孀子女逃於山谷間飢則採藜藿充腸渴則掬野水潤喉顛沛流離者數載從母時方爲新婦與夫母二家之人俱各離散月夜獨逃行於深山山徑崎嶇高岡連聳一輪月照四無人烟方策杖帕首勉力前進已登平岡之上忽背後人聲嘈雜心甚喜以爲同係避難者將得結伴以行及其超越身前則爲人之黑影一羣如疾風過耳心知爲鬼亦不畏懼蓋憂逃死之不遑也長舅朗軒太守時年十四在城中被掠呼之爲么么者童子之稱也久之使任出城催糧之役所往之地皆在賊營佈防之內日夜泣涕思將遁逃營中有一膳夫亦係被掠者低聲語舅曰童子汝其慎之吾將炒飯一碗可飽食之以壯其力舅復心悸而不敢決時夜已深忽見一衣冠頂戴之叟立於尋丈之外以手外指再視已無覩心訝此間焉得有此衣冠熟思之年時家中祀祖影堂所懸之畫像其貌頗與叟相似其先

靈來示以必逃乎天色黎明遂決計矯令出九死一生始尋得母及弟妹誠祖德之佑護也余作詩紀其事曰金田起稱兵殺氣東南昏來安一童子牽入營壘門裏爾頭上帕纏爾腰間巾執役于傳呼豢爾勿思親父母竄流離弟妹亦何存中宵潛飲泣逃遁計之頻味爽矯令出守者當關瞋叱爾何往奉令催糧銀令牌爾何在偶忘佩在身三問三回答駭汗已飛魂層城方悸出追呼後騎奔么爾勿輕逃主將已赦恩旣竄豈回顧奮體入荆榛戟刺多牽絆脫棄衣與禪浴血緣體流詎惜殘肉筋邏者不能見火銃烟乃薰踰河顧叢棘獵獵冬原焚途與鄰舊值負歸匿野村此實身往事吾母言酸辛傷哉母與舅今各成高墳

清季文文忠公 慶孝子

滿洲文文忠公祥事母至孝母性甚嚴侍婢服役稍有不慎輒怒發文忠拉婢衣領至簾外自以雙掌相擊其聲甚響婢故作噉然長號蓋預教之也母耳微聾每與語輒附母耳或戲齧之母摑以掌則雙手掩面故爲號泣已而開掌張口故作大笑行年五十承歡猶作孺子態也每於朝見回必偕夫人侍母談笑已入閣仕至大學士每日五鼓卽起親赴廚下作紅燉羊肉一味囑夫人親視火候以母嗜此非文忠親炙不食也余在瀋陽曾謁其墓蓋仰其至孝低徊不能去者久之又安徽含山縣慶孝子逸其名事衰母有若嬰兒

寒煖飢飽皆親爲料量母病而死以爲服藥所誤終日哭泣半月絕粒以殉孝子有子二尙幼長某光緒初進士次名錫榮字華庭甲榜入翰林皆能孝於親鄉人爲豎兩旗桿於孝子之門以爲天之所以旌孝也光緒中葉二旗桿無故自倒逾年進士與太史相繼逝世年皆踰六十人又以爲天之報孝已終也先母嚴夫人年二十七來歸於先大夫卽華庭太史爲之執柯故余得聞其家世今其子孫書香尙不斷絕此二孝子一則仕至首揆榮顯其身一則二子皆登甲榜光其門楣天之報孝誠不爽焉

中華民國叁拾年拾月印

編輯者 齊州女布衣呂美蓀

印刷者 青島華昌大

河北路門牌十三號

電話二·四四二八號

.28  
)